文史通義

章氏遺書卷第九　　文史通義外篇三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報黃大俞先生

古香同年來拜到家刻無任感荷奉讀手示獎借逾分媿不敢當郎日履茲炎暑想長者道心靜攝起居安和無任遙企承論近人修志每事必標出處以示博洽乃是類書之體不關史裁此誠破的之論然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爲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鑑爲一家著述矣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兩家本

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書教篇中所謂圓神方智亦此意也但為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蓋著述譬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餉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為良者也方志一家宋元僅有存者率皆誤為地理專書明代文人見解又多誤作應酬文墨近代漸務實學凡修方志往往侈為纂類家言纂類之書正著述之所取資豈可有所疵議而鄙心有不能愜者則方志

纂類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襞績仍是地理專門見解如朱氏日下舊聞書隸都邑之部故稱博贍若使著述家出取以爲順天府志則方鑿圓枘格格不相入矣故方志而爲纂類初非所忌正忌纂類而以地理專門自晝不知方志之爲史裁又不知纂類所以備著述之資而自以爲極天下之能事是以雖纂類而仍無可藉宜長者之致疑於近時風尙也此非造次可盡粗陳崖略長者或不以爲謬耶又承尊意欲類選本朝文集此事極佳然詞章易購古學爲難昔明史未成天下才俊爭思史館進身故多爲古文辭自史館告竣學者惟知舉子業矣及三通四庫前後討論二三十

年而鄉會試程增添詩律於是擷春華者蔚爲詞章慕秋實者競爲瑣屑考訂其成家者固甚可觀惟古文辭則甚鮮覯以其無所用也昔曹子建自謂辭賦小道而欲采庶官實錄辨時俗得失成一家言韓退之自謂記事提要纂言鉤元而正言其志則欲求國家遺事考賢人哲士終始作唐一經然則辭章記誦非古人所專重而才識之士必以史學爲歸爲古文辭而不深於史卽無由溯源六藝而得其宗此非文士之所知也今長者欲論次其書宜先定爲凡例意有所主不妨畸重畸輕例有所專尤宜戒貪割愛至於家藏諸集其已有者乞賜部目庶所無者可以多方購緝如有所遇必當與同

志者其玉其成也輒因風便順佈區區未罄所懷俟續
上不盡

報謝文學

披讀大著具見深功苦心嘉惠後學不尠無任欽佩辱
承虛懷下問不免慚悚學識素非專門凡有筆撰承用
文字臨時略有選擇或不致甚乖古法猶未知能免訛
舛與否蓋於本源之地未嘗專精殫究故也至於校對
字畫行笈亦無其暇真是無能爲役媿甚媿甚然盛意
不可以虛鄙見所及稍獻芻蕘以備采擇可耳如吳刻
四書五經集字於經部既未完備而次序又以四書居
前五經首易次書而後詩禮春秋重文見於前者後不

復錄竊意集字雖訓蒙學然小學為經術淵源古今文字承用後先亦宜稍知次第自結繩畫象以來由質趨文反復更變其不可知者則亦已矣如以經傳而論則尚書文字最古以允為誠以亮為信唐虞文字異於三代而周初之言亦異春秋即如論語有義字而無理字有斯字而無此字孟子相去無幾而已具其文亦可以知前後語辭緩急詳略之一端矣按大學中庸戰國初年文也論語春秋季年文也孟子戰國末年文也乃冠於三代文辭之上易雖出於羲農經文出於商末而繫傳出於周衰亦豈宜在唐虞之前因後出諸經而沒先出諸經文字亦已徇流忘源況用朱子大學章句之文

夾雜其閒直以宋人文字而滅古經尤為不可訓矣如理字不見於論語猶見於易繫傳可援引也今乃引朱子大學章句補傳在卽物而窮其理則大誤矣開大著廣及周官儀禮諸經於義甚善鄙意世傳十三經外如國語可合三傳大戴可合三禮總分十五經傳計字不過六七十萬目力亦不難周至如史漢所引經傳其原本有古於今經文者周秦諸子若管老莊荀墨翟鬼谷申商韓非呂覽其文字古者多出孔孟之前皆宜彙集以為經經傳旁證但一書之中文字不宜重複其別為一書卽於文下注明又見某書雖至三書五書或十餘部書如俱有者亦俱注之庶使人知三代以前承用文字亦有彼時之今古不同也旣彙諸書同注則編字必

依廣韻部次便人稽檢其注書先後當以尙書爲先官禮次之詩易春秋四傳大小戴記周秦諸子史漢之書以次列之訓詁浩繁不可勝載但注書出處必詳篇第其同文而異音義者則必注同異備人考索是亦有功於後學也吳刻四書五經集字迴避重文往復檢勘劇有苦心然實有偏徇去取之弊今仿班馬字類而編韻爲次則有韻可依不費往復檢勘之勞自然於一書內不致誤重力省而功倍亦可爲快事矣初學辨字之刻可謂辨析微茫內有皷不從皮而從支支兩部者按廣韻引說文鼓擊從支信矣其鐘皷之皷實從皮旁解云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也此或又是一解還祈詳

察至正音之所云平誤上去者如僉膚徂丕胝冥罔髦之類徽鄉人故讀平聲所云上誤平者如撙靡抒燁去誤平者如裔綮靄轍入誤平者如億篧躍乏之類徽鄉人故讀上去入聲不異官音也至如正譌未舉之平聲迆字徽鄉誤作去聲上聲稌字誤作平聲去聲娶字誤作上聲上聲腐字誤作去聲入聲涸字誤作上聲此類不可勝數皆徽鄉之與官音異者而尊處不訛江浙之音最爲相比而參差業已如是此則字體可正而字音難正揚氏所以有方言之纂也然方言具存而彼時所指謂青徐之言云何江淮之言云何燕趙之言云何今即其處而求當日之音茫不可得是知同時而地隔千

里者音不可齊同地而時隔千年音亦不可得而齊也前高陽縣知縣武進胡君文英嘗撰吳下方言考雖於經訓微覺附會而於蘇常之閒土音實有證明鄙意四方文士各以官韻正定一方土諺修方志者必采錄之彙集一統志館勒爲成書亦同文之要典也國史采以附地理志後人即爲成規則是每代必有一揚子雲何患訓故之難通乎然則尊刻當名揚州方言正譌不可概名爲正譌以所正者他處不盡譌而他處有譌此書又不盡正一方自爲一方之書以待聞風興起洵斯文之幸也爾雅之功深細精密偏旁目治音韻耳治訓詁心治音形自當以義理爲歸但此書爲訓詁淵源前人

於此專門名家不可勝數書不盡傳而雜見羣書稱引故自不乏近日名流尤多攻習於此鄙人所見亦各隨功力所至自爲淺深未見有蒐輯者鄙意欲仿李氏本草撰爲爾雅綱目一書爲功當不尠也蓋取詁經證傳辨字審音旁證廣推分別爲類以次經文之下庶幾後學易於辨析第恐爲之不易或糾一二同志共之畢竟隋唐以前存書無多亦不致浩博而難罄也此書雖雜入後世經師解詁然其原自是三代學校師氏保氏流傳訓國子者其來甚遠雖周公亦不能無因而創造之即六典文字皆當如是觀也古人學問文章出於一後世多不能兼文選揚馬諸賦非通爾雅善小學不能爲

之後代辭章之家多疏闊於經訓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乃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略識云者不求甚解僅取供文辭用也又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又苦儀禮難讀蓋於經學不專家也然當時如孔賈徐陸諸君有功諸經文𠛬不少概見非古今人不相及去古久遠音義訓故再失師傳非終身專力於是不能成家是以不可兼也然能文之士略知大意而不能致精可矣必附韓公之意而輕小學非也專門之家能抉深微而不長於文可矣必抗大言而譏世人爲不識字亦不可爲訓也故生後世而偏有所長宜交相取而不可交譏庶幾有合古人大體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論文上弇山尚書

浦公譜傳荒陋殊甚法度所關實有難措筆處如欲爲伊贈公撰碑而家傳並無贈公名字及高曾三代官階名諱亦奇事也幸於母夫人行述得贈公諱而事與三代竟不可得事迹亦無實據可稱述者今勉强結構譔託倜括惟於銘辭稍事鋪張爲藏掩地也譜則荒謬尤甚題爲族譜而凡例乃云止載本支甚至同縣同祖行輩可稽者一概不入以謂倣蘇氏親盡不及之意其實誤會蘇指而大失情理者也譜序不切作書之指便涉浮泛如依其凡例所言不復成文理矣今附會形似使稍近理其實所稱非其書意特痕迹不甚顯耳未識當

否惟削正之學誠竊以文字一途愛古而不薄今學者
不當先有固必至於古人著述雖各從所好孟子不云
口味耳聲目色天下相似古人已定之評斷不可以私
見求異然頗有舉世交稱翕無異辭而鄙意推求實亦
不可得其解者如歐蘇族譜殊非完善而世多奉爲法
式康氏武功之志體實蕪雜而世乃稱其高簡其名均
可爲幸著矣鄙撰文史通義均有專篇討論妄謂頗中
其失容日繕呈博一哂也近見志譜諸家更有慕武功
而併失武功之意慕歐蘇譜而併失歐蘇譜意者流弊
伊於何底是以文字遇此等處不敢輕爲稱許但稍合
混使求文者不致怪詫而已不知閣下倘許可與知言

否也五月十日

與吳胥石僩

仲魚行篋出君家譜文稿數篇讀之一臠可窺鼎味知君撰著不苟然也然譜學久亡今之譜法與古人所求大同之中當有小異古人之譜不傳學者不知源委而盛稱歐蘇乃震於其名也不知歐蘇文人而未通史學今存歐蘇之譜疵病甚多而世競稱之不免於耳食矣足下全譜義例有可舉示者否弟亦將有志纂輯先世遺聞留示子弟也閱尊刻至終篇附弟爲足下致書往復見之赧然曾記前此從兒子家書兩次報書後記爲庭來札言足下猶有所待而未得見來書今見重問之

書則更惶媿昔先達論文謂生人不當作傳弟向亦嘗云爾今觀古人則殊不然按三國志裴注引梁寬爲趙娥傳皇甫氏采梁傳而悞其句逗梁氏實於趙娥生前爲之李習之傳楊烈婦亦不在楊之身後此可破世人拘墟之見矣足下謂如畫史圖其小影得自觀其形貌比喻極是俟從容當勉圖之然君謂周永清亡自是彼時新故之慨而弟在楚中已撰永清之傳且與乃郎論刻永清遺稿今並錄奉左右當慨念京華舊游也弟以永清晚年貪名鶩博一切失其故步故書中勸其孝子慈孫慎所持擇且知其廣親屬記爲吾兄手訂似稍可憑屬其校刻而其令嗣久不見報不知其意將何如也

去年於吳閶見吳敬齋所撰刻之　國朝二十四家古文北上揚州水程三日往復觀之隱古文故不易言自來評選之家類多不解古文原委豈敢輕加責備但知亭林而不知梨洲知愚山堯峰湛園竹垞而不知西河念魯且方望溪選至二十而李穆堂寥寥七篇已駭人矣乃至陳繼儒李漁之所不忍為不屑為不敢為之袁枚亦入二十四人之數豈但老子韓非同傳亦且糞壤申椒共一室矣嗚呼衡文至此曾不若三家村塾古文觀止古文析義庸惡陋劣猶未得罪名教徐君何所見而取之而吾兄落落之度竟不辭而為之作序春秋責備賢者甚怪汰哉叔氏之專以禮許人也

作啟事訖仲魚陳君謂斥夫已氏不當與選其言允愜
或謂徐君解說論文不必論人人選之文但有可觀古
人亦不盡苛平素不知正是就文論文斯人豈有片言
之可取乎徐君選其與人論文之書濃賞密讚不知正
是此人自具不學無識斷然不可爲文之供招今爲明
白指剖則斷識此人筆墨萬無可以玷辱簡編之理又
何論其他耶如與程蕺園論文以古文爲形上之道考
據爲形下之器古文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考據似火
非附麗於物不能有所表見水則源泉達乎江海火則
所餘不過灰燼此直是風狂人作夢囈語不但不識文
理併不識字畫矣古人本學問而發爲文章其志將以

明道安有所謂考據與古文之分哉學問文章皆是形下之器其所以為之者道也彼不知道而以文為道以考為器乃是夏畦一流爭論中書堂事其謬不待辨也大抵彼本空疏不學見文之典實不可憑空造者疾如讐仇不能名之勉强目為考據天下但有學問家數考據者乃學問所有事本無考據家因而妄誹詆之充其所見六經宜去三禮何書宜去典謨貢範而但存訓詁春秋宜去左傳而但存公穀詩宜刪雅頌而但存國風六經之文大半灰燼而蓬江海者寥寥無幾謂非喪心病狂何至出此至於與友人論文則深戒文章須有關係甚至言欲著不朽之書必召崔浩之災欲冒難成之功必為安石新法之厲此其

不可理解直是驢鳴狗嘷推原其意不過嫌人矯揉造作爲僞體耳（天下原有一種僞體關係文字）然不反其本而但惡天下有僞君子因而昌言於衆相率爲眞小人是其所刻種種淫詞邪說狎侮聖言至附會經傳以爲導欲宣淫之具得罪名教皆此書爲之根源此等文字方當請於當事搜訪禁絕之猶恐或有遺留爲世道人心之害而徐君乃選之刻之讚之服之嗚呼人心嗜好固不可同然亦何至此耶此此乃吾輩憂患之言二三同志共之不過爲子弟戒不足與外人道也幸勿播揚致爲逐臭之徒增詬詈而啟爭端可矣

爲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鑑書

宋元編年之役亘二十年始得粗就隱括拾遺補闕商榷繁簡不無搔首苦心古人著書貴有家法聞見猥陋不足成家而好騁繁富不知所裁亦失古人著書宗旨大約類上添毫與蛇下畫足相去止在幾希之間要於著之有故則稗稊亦珍否則新奇亦塵垢耳此中甘苦難爲博雅者流摧其盛氣知高明必有以裁取之也按司馬氏書於南北朝之爭相雄長五代十國之角特鼎峙其詳略分合本於左氏春秋之詳齊晉而陳王辟三家紛紛續宋元事乃於遼金正史束而不觀僅據宋人紀事之書略及遼金繼世年月其爲荒陋不待言矣徐崑山書最爲晚出一時相與同功如萬甬東閻太原胡

德淸諸君又皆深於史事宜若可以爲定本矣顧永樂大典藏於中祕有宋東都則丹稜李氏長編足本未出南渡則井研李氏繫年要錄未出元代則文集說部散於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見於書雖稱缺略亦其時勢使然未可全咎徐氏然遼金正史止閱本紀間及一二名人列傳而諸傳志表全未寓目宋嘉定後元至順前荒略至於太甚則不盡關遺編逸事之未出矣至於偶據所見騁其繁富如西夏備述姻戚世系元末瑣事取資鐵崖樂府編年之書忽似譜牒忽似詩話殊爲失於裁制然其徵材較富考核較詳已過陳王薛氏數倍則後起之功易於藉手亦其道也夫著書義例雖曰家法

相承要作者運裁亦有一時風氣即如宋元編年諸家陳汪薛氏雖曰未善然亦各有所主陳氏草創於始亦不可爲無功薛氏值講學盛行之時故其書不以孤陋爲嫌而惟詳於學派徐氏當實學競出之際故其書不以義例爲要而惟主於多聞鄙則以爲風尚所在有利即有其弊著書宗旨自當因弊以救其偏但不可矯枉而至於過爾今茲幸值　右文盛治四庫搜羅典章大備遺文祕册有數百年博學通儒所未得見而今可借鈔於館閣者縱橫流覽聞見廣於前人亦藉時會乘便利有以致此豈可以此輕忽先正苦心恃其資取稍侈憪然自喜以謂道即在是正恐起涑水於九原乃有賜

也賢乎我則不暇之誚則謂之何耶今宋事據丹稜井研二李氏書而推廣之其遼金二史所載大事無一遺落又據旁籍以補其遼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說部則愼擇其可徵信者仍用司馬氏例折衷諸說異同明其去取之故以爲考異惟不別爲書注於本文之下以便省覽即用世傳胡天台注本考異散附本文之義例也計字二百三十五萬五千有奇爲書凡二百卷較之涑水原書已及三分之二或疑涑水以二百九十四卷記載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而宋元二代紀年四百六十有八爲書已占三分之二似乎繁簡懸殊然史家詳近略遠自古以然即如左氏一書莊閔以前

與儔文而後不可一槩爲例涑水身生宋世其所閱涉自詳於唐而略於漢魏以上亦其理也鄙見區區自謂此書差有功於前哲然眉睫之喻賀著書之通患高明何以教之邵與桐較訂頗勤然商定書名則請姑標宋元事鑑言說文史訓記事又孟子趙注亦以天子之事爲天子之史見古人即事即史之義宛轉遷避蓋取不敢遽續通鑑猶世傳李氏謙稱爲長編爾章寶齋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義且欲廣呂伯恭氏撰輯別爲宋元文鑑將與事鑑並立以爲後此一成之例鄙以爲李氏續編今已不見原書通考言其分別子目多至千有餘卷癸辛雜識稱韓彥古盜寫其稿至盈二廚通鑑不宜

如此之多則長編自是李氏著書本旨非謙避續鑑名也通鑑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示不敢續春秋謹避聖經則有其理矣後世編年之史本與紀傳同埀紀傳至漢書而規模始定猶編年至通鑑而法式始□同一理也班書而後范沈蕭李所爲紀傳其文雖去班書遠甚未嘗謙避而不敢名書人不以爲僭也則馬鑑而後續者似可不以通鑑爲諱且書之優劣不在名目異同蓋詩文之名一定而工拙本自萬殊詩即甚劣未嘗不名爲詩文即不工未嘗不名爲文名爲通鑑而書之可嗣涑水與否則存乎後人之衡度矣尊意以爲何如惟涑水之書中有評論亦本左氏設辭君子以示學者司馬

則著臣光曰字以進於朝徐氏亦仿之而著臣乾學云云其例皆有所援鄙則以爲據事直書善惡自見史文評論苟無卓見特識發前人所未發開後學所未聞而漫爲頌堯非桀老生常談或有意騁奇轉入迂僻前人謂如釋氏說法語盡而繼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韻之以銘斯爲贅也今則姑從缺如未爲失司馬氏意否其年經國緯撮其精要以爲目錄亦歲內可以訖功大約明歲秋冬擬授刻矣而章實齋乃云紀傳之史分而不合當用互注之法以聯其散編年之史渾灝無門當用區別之法以清其類就求其說則欲於一帝紀中略倣會要門目取后妃皇子將相大臣方鎮使相諫官執

事牧守令長之屬各爲品類標其所見年月定著別錄一篇冠於各帝紀首使人於編年之中隱得紀傳班部以爲較涑水目錄舉要諸編尤得要領且欲廣其例而上治涑水原書以爲編年者法其說甚新然續書而遽改原書規模嫌於無所師授實齋則言其意本於杜氏治左別有世卿公子諸譜例耳鄙意離合參半未能決擇凡此一皆就質高明如何如何全書并錄副本呈上幸爲檢點舛誤所謂校書如埽落葉討論不厭多往復也昔司馬氏書所以裁成絕業非第十九年之用心亦以一時相與商榷如二劉范氏並一時碩學今觀所存辨難之辭如攻堅扣巨皆足開拓後人識力不特爲一

書發明也鄙則何敢希蹤古人而高明之有以教正所
益或過於古人矣聞大著元史比已卒業何時可以付
刻嘉惠後學爭先快覩引領望之筆削義例有可先示
其要領者耶無任翹企

答邵二雲

來示問朱先生傳於文爲賦小有改易因言馬班之史
於相如揚雄諸賦雖博奧奇古未嘗輕有改易疑僕於
古未有所師甚矣足下之好學也此事僕初無甚深意
不過就已筆之所便隨文更易非有心於法古也古人
記言與記事之文莫不有本本於口耳之受授者筆主
於創創則期於適如其事與言而已本於竹帛之成文

者筆生於因因則期於適如其文之指或錄成文而無所更易或就字句而小作更張如書家臨帖屈伸存乎筆性將命傳言增減時乎口氣苟使帖意得神辭命稱旨固不可有意求異亦不須勉強從同此則史家通義嘗與餘郡詳辨之矣至於詩詞歌賦選固諸史不改揚馬賦篇僕固未嘗參較然以韻言之法例之則楚狂接輿之歌莊子與論語有詳略矣僕於詞賦一道本不甚解而朱先生則於詩騷蓋深有得者以僕屬傳稿手鈔賦語中有一二辭句不甚慊心自度此中斷無能勝先生之理姑從同異而竊附於別本之義云爾不知足下以爲何如僕近較勘先子遺文有耳鳴賦不過三四百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言辭甚奇崛而通篇無韻私度先子當日必有取法亦不甚訝又於敗簏得先友程剛頁文選小箭則甚稱賦佳而亦疑通篇無韻詢所矩範徧檢故冊又不得先子報書因思詩三百篇設爲問答亦不入韻似可援以爲案此亦因所見以推求義例云爾未知先子當日命意果何如也足下或有以推廣其宗旨耶

與邵二雲論學

二月初旬亳州一書奉寄屈指又帀月矣僕於二月之杪方得離亳今三月望始抵武昌襄陽館未成制府郎令武昌擇一公館在省編摩於僕計亦較便也移家一事已詳餘郵書中可便省之古人朋友之道久不相見

則考訂學業有無長益見解有無商賀不僅述寒温溯離合甚或嗟貧而歎老相與作楚囚之泣也足下今年四十有八僕則五十又過三矣古人五十無聞謂不足畏所謂聞者不僅遠近稱述知其能文善學而已也蓋必實有可據於己性命休戚其中如公輸之巧師曠之聰舉其事即可知其爲人如曠以聰聞輸以巧聞乃可爲之聞也足下與僕自都門初遇之日皆自以爲稍出流俗荏苒二十年矣不幸名過其實薄有文學之名稱者固未必深知假有眞知者出求我輩之可聞果何物哉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必朝聞而可夕死甚言不聞道者爲枉生也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

然故誦法聖人之言以謂聖人別有一道在我輩日用事爲之外耳故宋人譏韓昌黎氏以謂因文見道不知韓子未至於孔孟者義方敬直之功存心養性之學不能無閒然耳若以因文見道爲韓子之弊是離學問文章以言道恐韓子所不屑也子夏曰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蓋指技曲術業而言也我輩平日既以文學爲業而究所成就乃與技曲術業無甚懸殊則文章學問不任受過學而不思學中無進境也足下爾雅正義功賅而力勤識清而裁密僕謂是亦足不朽矣抑性命休戚之故亦有可喻者乎爾雅字義猶云近正近正之義猶世俗云官常說話使人易解足下既疏爾雅則於古

今言語能通達矣以足下之學豈特解釋人言竟無自
得於言者乎君家念魯先生有言文章有關世道不可
不作文采未極亦不妨作僕非能文者也服膺先生遺
言不敢無所撰著足下亦許以爲且可矣足下於文漫
不留意立言宗旨未見有所發明此非足下有疏於學
恐於聞道之日猶有待也足下博綜十倍於僕用力之
勤亦十倍於僕而聞見之擇執博綜之要領尚未見其
一言蔽而萬緒該也足下於斯豈得無意乎宋史之願
大車塵冥僕亦有志而內顧栩然將資於足下而爲之
耳足下如能自成一史僕則當如二謝司馬諸家之後
漢王隱虞預諸家之晉書亦備一家之學如其未能則

願與足下共功其中立言宗旨不侔而合亦較歐宋新唐必有差勝者矣歲月不居節序川逝足下京師困於應酬僕亦江湖疲於奔走然僕能撰著於車塵馬足之間足下豈不可伏篋於經摺傳單之際此言並示餘郡策以及時勉學無使白首無成負其靈秀之鍾而與世俗之人歸趣不相遠也如何如何不宣

與邵二雲

與桐五兄足下摺差回得手書寥寥數語未足慰意兒子寄到亳州家書內鈔足下書稿寄來則略有論文之意而引端又未見其緒以此益知遠涉江湖欲溯都門舊雨往復論文良不易也僕所規足下期足下者不一

置可否但云非尺幅可竟則往來不過尺幅足下終不爲僕一言耶承指僕文謂精神未振又裴撫軍傳秉臬二字承改提刑二字甚感衷言與直道也然文字所寄旣多語云言多必失恐疵病猶不至此足下仍不免有姑恕爾至以僕書自言文有進境疑僕太自得意則不盡然敘事之文向苦文爲事役今覺事自就文向苦掇拾艱難今覺位置稍易譬挽強弓往來形勢人皆得而見其工拙至於用力由重而輕由難而易挽者之所自知必不能自欺也今得足下之所指示又翻覆以深思或恐以率易爲自然草莽爲結構有似誤學淵明詩者率爲淺俚之句則毫釐以千里矣尚容迎而距之平心

察之果其有之則拜足下之賜爲不尠也僕持文律不外清眞二字清則氣不雜也眞則理無支也此二語知之甚易能之甚難君家念魯先生嘗言文貴謹嚴雄健夫謹嚴存乎法度雄健存乎氣勢氣勢必由書卷充積不可貌襲而强爲也法度資乎講習疏於文者則謂不過方圓規矩人皆可與知能不知法度猶律令耳文境變化非顯然之法度所能該亦猶獄情變化非一定之律令所能盡故深於文法者必有無形與聲而又復至當不易之法所謂文心是也精於治獄者必有非典非故而自協天理人情之勘所謂律意是也文心律意非作家老吏不能神明非方圓規矩所能盡也然用功純

熟可以旦暮過之期與足下共勉足下豈無意耶宋史之議不置一辭豈慮有任氏字林之補正邪則僕且閉口矣如何如何愼時自愛不宣

與邵二雲論文 原缺

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

足下今生五十年矣中閒得過日多約略前後自記生平所欲爲者度其精神血氣尚可爲者有幾蓋前此少壯或身可有爲未可遽思空言以埀後世後此精力衰頹又恐人事有不可知是以約計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之年且閲涉至是不爲不多中閒亦宜有所卓也足下宋史之願大車塵冥恐爲之未必遽成就使

成書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僕亦無從過而問矣近撰書教之篇所見較前似有進境與方志三書之議同出新著前已附致其文於足下矣其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而撰述之書不可律以記注一成之法又遷書所創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後世襲用紀傳成法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識史學轉爲史例拘牽愈襲愈舛以致圓不可神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潰敗決裂不可救挽實爲史學之河淮洪澤逆河入海之會於此而不爲迴狂障隳之功則滔滔者何所底止夫通鑑爲史節之最粗而紀事本末又爲通鑑之綱紀奴僕僕嘗以爲此不足爲史學而止可爲史纂史鈔者也然神奇可

化臭腐臭腐亦復化爲神奇紀事本末本無深意而因事命題不爲成法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尙書神聖制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於極盡而天誘僕衷爲從此百千年後史學開蠶叢乎今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發凡起例別具圓通之篇推論甚精造次難盡須俟脫稿便當續上奉郢質也但古人云載之空言不如見之實事僕思自以義例撰述一書以明所著之非虛語因擇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趙宋一代之書而體例既於班馬殊科則於足下之所欲爲者不嫌同工異曲惟

是經綸一代思慮難周惟於南北三百餘年挈要提綱足下於所夙究心者指示一二略如袁樞紀事之有題目雖不必盡似之亦貴得其概而有以變通之也昔東漢諸家今存惟范典午羣史唐修僅傳葢班馬家學失傳之初一史而羼起爭趨一代而攻者數家各盡所長以自表見傳不傳則聽於其際與數此雖不如世業專家猶勝後人之拘守繩尺不復成家學也前人攻宋史者如柯氏之新編邵氏之宏簡錄陳氏之通鑑續編其效略可覩矣僕於此役未必遽爲柯邵之流恐如鄭氏之通志例有餘而質不足以副耳然足下進而教之或竟免於大戾未可知也足下亦宜自力求公傳家學否

念念不宣

與邵二雲論文書

顧文子傳書後當寄永清附刻亡友傳後內序顧父善畫顧母通經教子課孫亦藉以稍慰文子請撰家傳之志爾但中有小李將軍畫法一語本之李君所開節略小李將軍畫名亦耳熟之其爲何代何官及何名字僕性村劣實未識也一時無書可考姑仍原文然於古文之法不合幸足下爲改正之自六朝以來詩品文心書評畫斷角出鼎峙相與雌黄文府鑒賞藝林益出古人所未有矣而浮靡之朝文體破碎稱人不拘名姓但言游語皆入品評佐以疊韻雙聲取適觀美此種文字列

於文史之末聽其自爲一家之言可也近代爲古文辭
者往往襲而用之且謂其來有自此其爲病又在昔人
所論小說語錄諸弊之外矣即通議墓志書後則通義
之外篇也旗籍名字書法之難本文論之詳矣僕無爭
名之心平日爲人撰文其人自以意改蓋亦多矣初未
嘗與校也每謂歐陽公辨尹師魯誌銘辨俗人之妄議
猶嫌急於自暴其意亦可諒矣此則實於文字義例必
當有發明爾庸妄者流塗竄文字如醉如夢何必有理
可詰哉惟思我輩平日亦嘗爲人正定文字往往未見
其人而文有不愜亦復以意改之人心不同正恐彼我
易觀交譏目睫亦可儆也憶昔朱先生與嘉定錢曉徵

詹事以學問文章互相推重僕方學古文辭於朱先生
值先生爲蔣漁村編修墓誌蔣君歸葬有期而先生又
迫福建典試之役倚裝具草意不自慊臨行屬僕與曉
徵詹事更參定之後僕如命以諮詹事詹事略商數語
俾僕持擇不肯涉筆僕固請之則曰如其面訂則筆削
無嫌今既行矣君自當得其意涉筆無嫌他人不宜輕
改竄也僕乃仿彿其意爲之改定朱先生歸未嘗以爲
非也僕彼時嘗疑詹事遠嫌過甚今知前輩自有深意
蓋不見其人遽改其人文字正恐所改雖工未必即其
本意況未必工乎詹事推僕著筆蓋謂弟子面承師說
轉可無嫌諒哉深知文字之要旨也杜陵云晚節漸於

詩律細僕則以爲文律亦然閱歷既多不特知文字甘
苦且并所以處此文字之情理亦不可不知也

與鄧二雲論學

閣足下之刻爾雅正義劚有苦心婉轉屈曲避人先鋤
之於口說而轉謂筆於書者反襲之於彼也足下素慎
於言雅學又博奧而難窺然猶燕談所及多爲拾牙慧
者假借不歸乃知風氣之偎正復何所不有是知影止
一而罔兩居二三也鄙性淺率生平所得無不見於言
談至筆之於書亦多新奇可喜其閒游士襲其談鋒經
生貧爲策括足下亦既知之斯其淺焉者也近則遨游
南北目見耳聞自命專門著述者率多陰用其言陽更

其貌且有明翻其說暗剿其意幾於李義山之敝緼身無完膚枉予美之殘膏人多沾丐才非先哲而涉境略同言之可慚亦可慨也鄙昔著言公篇久有謝名之意良以立言垂後無非欲世道之闡明今既著有文辭何必名出於我後見王懷祖氏自言所得精義不暇著書欲求善屬辭者承其指授而自著爲書不必人知所著本於王氏乃知王君與僕有同志也然而有其志而不能遂其事者則以承指授而屬辭遂能達其心之曲折千萬人中不能得一二也且使果具此才亦可不藉榮於王氏矣然則專心指授猶不敢望人達其曲折況剿襲言辭安能不謬其初指乎故學無心得而但襲人言

未有可恃者也是以不得不別白而存其眞也顧寧人云良工不示人以樸恐其以未成之器誤人我輩書未出而微言要旨往往先見言論遂使人得掩爲似是之非雖由士風之澆而輕露其璞以誤人我輩不得不職其咎矣

與邵二雲書

自到河南三度致書想俱邀鑒矣春氣漸舒足下比日作何消遣所商史籍考事亦有所以教正之耶望不吝也朱少白前已有札致之近日常過從論文否家正甫孝廉所爲後海樂饱始末其文亦曾舉示足下否後起之士能爲古文詞者絕無其人則竹頭木屑之僞學誤

之也然吾輩引人爲文而不免使之輕視學問則與前

數十年時文名士同其弊矣故以學問爲銅文章爲釜

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爲道也風尚所趨但知聚銅

不解鑄釜其下焉者則沙礫糞土亦曰聚之而已故俗

士難與莊語吾黨如餘村道之正而蹙朱少白不可不

時時策之

與史餘村缺原

又與史餘村缺原

與史餘村論文缺原

與史餘村簡

近撰史德諸篇所見較前有進與原道原學諸篇足相

表裏而原道諸篇旣不爲人所可此篇亦足下覩之可耳勿示人也夫子曰知德者鮮嗟夫知文亦豈易易通人如段若膺見余通義有精深者亦與歎絕而文句有長排作比偶者則曰惜雜時文句調夫文求其是耳豈有古與時哉卽曰時文體多排比排比又豈作時文者所創爲哉使彼得見韓非儲說淮南說山說林傅毅連珠諸篇則又當爲秦漢人惜有時文之句調矣論文豈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執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

與汪龍莊書 三月

穀塍來又得手書輒當晤語把玩無已韻編名錄兩書

其製一序非習嬾也序意發明實爲史學大關鍵俾閱是兩書者大開眼孔知有經史專門之學各自理會大本領成古今來大著作毋以比類徵事文人游戲手眼褻玩此書方爲不負吾兒十數年功力不知有當吾兒尊旨否也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故近日頗勸同志諸君多作古文辭而古文辭必由紀傳史學進步方能有得蓋古人無所謂古文之學但論人才則有善於辭命之科而經解篇言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因悟論語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不能專對雖多奚爲乃知辭命之文出於詩教敘事之文出於春秋比事屬辭之教也左邱明古文之祖也

司馬因之而極其變班陳以降眞古文辭之大宗至六朝古文中斷韓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傳亦始韓子葢韓子之學宗經而不宗史經之流變必入於史又韓子之所未喻也近世文宗八家以爲正軌而八家莫不步趨韓子雖歐陽手修唐書與五代史其實不脫學究春秋與文選史論習氣而於春秋馬班諸家相傳所謂比事屬辭宗旨則概未有聞也八家且然況他人遠不八家若乎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爲千古史學闢其蓁蕪然恐驚世駭俗爲不知已者詬厲姑擇其近情而可聽者稍刊一二以爲就正同志之質亦尚不欲徧示於人也然大旨終不能爲

知好者譁輒因大刻序言史學亦開鑿新論之一端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如何如何餘具別紙不宣

與胡雒君

大抵攻辨文字義蘊惟恐有所不暢有蘊不暢便留後人反詰之端而措辭又不欲其過火過火亦開後人反詰所謂太過反致不及也但太過之弊作者不知方自以爲暢足而不知其似是而非也因歎昌黎迎距之說爲不可易丁敬禮能受曹子建之潤飾斯已佳矣必云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反覺其所見小也觀前人所謂一字之師如僧推之改僧敲數枝之改一枝雖不足以盡文章之妙蘊然兩傳其說後世未嘗不爲佳話亦有補

於學者之心思鄙意欲將生平撰著爲師友所正定者仍注正定之人及未正定之原文與所以正定之故於其下方明示後人非敢爲矯情也一則不沒人善且恐其人不幸不傳而鄙著幸存其人可附而傳一則文辭增減改易字句小異意義懸殊實有補於後學之推尋研究二者關係皆非淺鮮故雖冒矯情之嫌而不自阻也前撰婦學之篇請正而賜正頗略恐尊意有所嫌而不盡其辭故言此以解尊疑如何如何又區區之見頗優於史未嘗不受師友之益而歷聘志局頻遭目不識丁之流橫加彈射亦必補錄其言反覆辨正此則雖爲文史通義有所藉以發明而屢遭坎坷不能忘情昔觀

呂覽見孔子征馬食人之禾野人縶之子貢縱橫陳說野人益怒不解鄙人有新役者突前呼曰子不生於南海我不生於北海也我馬安得不食於子野人大喜以謂解人如是不亦辨乎厚爲贈而歸之彼時以爲諸子寓言必無其事今知人世觸處多此境也未免激昂申其孤憤此古人亦所不免又何諱焉

與胡稚君論文

詩文異派同出於經後代名家各有其至昔人所稱杜詩韓筆各不相兼亦各不相下也杜韓而下學者雖不能至然苟有所得足自成家君子所不廢也惟後世以詩文游者文則必須通人爲之可以無疵詩則不必通

人而皆可支展蕊五七韻句雙聯轉換其中機變易盡略識字而不通文理之人播其小慧亦能遮人耳目故江湖詩人其迹最爲混濁不可不辨其人不必盡出士流也嘗論詩文有得而能自成家古人不皆兼擅長也第專工文者不能不作韻語碑銘傳贊之類是也其不能詩者韻語率多簡質古直不失古人銘金勒石之意而已專工詩者不能不作散語題贈小序景物注記之類是也其不能文者散語率多古拙疏樸間或不免冗碎險澁而已文人不能詩而韻語不失體要文能兼詩故也詩人不能文而散語或至蕪累詩不能兼文故也然既爲眞詩人矣才雖短於屬文心必通乎文理故其

散語佳者涫雅不讓古人即其病而或至蕪累則寧樸無華寧野無市寧拙無俗故辭雖不工而自饒古趣古之詩人不工文者更僕難數大要不出此也鄙見近刻號名家詩者詩雖未必有得而挹覽尙無敗闕無如一涉於文則市井科諢纖佻儇俗諸惡坌集令人不辨作何許語視古人之不工文而僅傳詩者較其所爲題贈小序景物注記其諠譁俗豔轉覺過之蓋通人能自知所短而每藏其拙此流不自知其所短而好自逞也但諦審其辭僅求如詩人所爲蕪累之文疏野質樸終不失涫古意者畢生不能一諳相似譬如縉紳高會清談其中有妙言語者亦有絀口辨者相對自無媿怍忽有

夏畦負販衣冠揖讓其中不待啟口即見本色毋論爲謹爲放皆無是處乃知文理未明通者能遁於詩必不能自遁於文而流俗乃謂詩有別長不知文理尚未明通安有所長所謂五七雙單機變易盡而小慧可以施狡獪耳至於江湖游乞則每況愈下然遇朋儕則解酬唱於貴顯亦能賁訣調平諧仄叶韻成章一時亦莫測其中之有無閒嘗退省其私不但不通文理甚至家書說帖簡冊注記不能一字明白而其人非狂妄輕佻不可向邇即贅瘤臃腫一無所知生平見此甚多初亦疑之後見故人有好蓄孌童者嘗於吳閶買一小家孺子巧慧便嬖寵極專房躬自教習勤過師弟三數年後便

解吟五七言與江湖游乞一輩所爲頗不甚遠及與言古人文辭卽格格不入乃恍然悟詩文之道源合流分文必通人始能而詩則雖非士流皆可影附直如音律一道可以下通於倡優也語云觀人所忽今之詩人可謂眾矣蘭艾熏蕕不易別矣如於倉卒之閒難以遽定但觀不經意之文筆而眞僞可立判也人焉廋哉特恐眞知文者亦鮮而魚龍終莫辨耳

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

惠書辱許過實所謂愛之忘其醜也往復數番益增慚悚足下學業得之趨庭天質兼倍弱冠之年富有卷軸詞筆秀挺擺脫流輩言論文事有白首儒生所不逮者

得於天者優矣茲於學問之事不恥下詢而殷然有見
於前人根柢不外經史將於是中求其本末源流是志
於古之不朽者也鄙人薄植自信不篤豈敢遽爲足下
定厥指歸粗陳所歷以備采擇抑亦可矣蓋其始也誦
法先民成言輒欲推其言之之意久之似有所得而世
之同誦習者不爲然也蓄疑內憤又求之於古人則往
往有先我而得同時誦且習者亦不爲然始知學業之
事將求此心之安苟不悖於古人流俗有所毀譽不足
較也三代而下士無恆產舉子之業古人出疆之贄是
也孔孟生於今日欲罷而不能矣但舉業將以求知於
人而學問之道又不可以同於世之毀譽足下所以有

不克兼營之懼也鄙人以謂學而不求有得則已苟有所得毋論治經業史專門名家其於舉子之業不惟不相妨害且有相資之益患在人自不思而誤歧之耳蓋學問之事非以爲名經經史緯出入百家途轍不同同期於明道也道非必襲天人性命誠正治平如宋人之別以道學爲名始爲之道文章學問毋論偏全平奇爲所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形不離影日月光天終古不變而羣生百物各以質之所賦而被其光謂其所得光影各有大小高下之不齊則可矣謂盡去形質而始爲日月之光不知光將何所附也以所得之大

小高下而推測日月之光則可矣以謂光即在此大小高下而不復更有中天之日月焉不知爭此大小高下將何用也由此觀之學術無有大小皆期於道若區學術於道外而別以道學爲名始謂之道則是有道而無器矣學術當然皆下學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達之道也器拘於迹而不能相通惟道無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將以立乎其大也歷觀古今學術循環衰盛互爲其端以一時風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勢也學者祈嚮囿於時之所趨莫不殫精竭智攻索不遺餘力自以所得遠過前人聖人復生不可易矣及其風衰習變後人又以時之所尚追議前人未嘗不

如前人之視古昔漢唐宋明以訖昭代作者遞相祖述亦遞相訾議終身遁於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豈有當哉惟夫豪傑之士自得師於古人取其意之所誠然而中實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謂君子求諸已也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與雖大如泰山不遑顧也世之所忽而苟爲吾意之所期與雖細如秋毫不敢略也趨向專故成功也易毀譽淡故自得也深卽其天質之良而縣古人之近已者以爲準勿忘勿助久之自有會心焉所謂途轍不同而同期於道也今足下有見於學問根柢不外經史而又見古人窮經之難心有慕於史學又恐史部卷帙浩繁且疑前人論史其說不一

恐其精力有限而思淹貫之得其術誠所謂年少志盛銳氣無前睨世之人營營于祿惟恐不工不知此外更復有何事者直待壞矣然於學問途徑則似有所向焉充其所至可以閎通博雅有聞當世久之有所成就亦足垂名來禩稱不朽矣至於內得諸心上通於道古人精微由我而闡後學津逮自我而開將以有功斯世而不欲苟以名傳則猶未也古人不憂名之不傳而憂名之徒傳而無功於人世不憂學之不成而憂學之徒成而無得於身心是故遑遑汲汲自力於學將以明其道也經史者古人所以求道之資而非所以名其學也經師傳授史學世家亦必因其資之所習近而勉其力之

所能爲殫畢生之精力而成書於道必有當矣譬如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否則豈有當於聖人之擇哉若先懸經史以爲標準仰而企之俯而就之斤斤焉必有當於一得而後思以其學名則是徒見世人所尊奉而我從而徇其聰明智力焉其無當於道也審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言人美質不難覯也人之性情才質必有所近童子塾時知識初啟蓋往往以無心得之行之而不著也其後讀書作文與夫游思曠覽亦時時若有會焉又習而不察焉此卽道之見端而充之可以無弗達者未有人焉從而明示之蓋至終身汨沒而不自知爲枉其才者比比然也足下於此亦將有所省

乎如有所省則毋論治經業史皆可求所得矣若夫世方尙經從而鑽研服鄭世方貴史從而攻習班馬尙考證者穿穴墳籍以爲博工詞章者搜獵華藻以爲奇夫世之所尙未必即我性之所安時之所趨何必即吾質之所近舍其所長而用其所短亦已難矣而毀譽之勢眩其外利鈍之見惑其中雖使十倍古人之智力而成功且不能以及半焉何況中才而下本無所以自通哉夫科舉之業學者鄙之爲其有所爲而爲非出於中之不得已也科名將以爲利而學問將以爲名同逐時趨而非出於中之不得已乃人之無所得而勉强言學問者輒視舉業爲小技識者旁觀何以異於五十步之笑

百步哉雖然舉業無當於學問斯固然矣必謂學問有妨於舉業則末也舉業雖代聖賢立言亦自抒其中之所見誠能從於學問而以明道爲指歸則本深而末愈茂形大而聲自宏未聞學問有得而舉業之道其所見者不磊落而光明也夫學問之途歧出百變塗轍小異即不可以易地爲良而舉業非其所營乃謂獨不相悖者何耶蓋學問爲質而舉業乃其文者之一端故學不皆同而苟有所得自可相因而見也制舉之初意本欲即文之一端以覘其人之本質而世之徒務舉業者無其質而姑以文欺焉是彼之過也舉業既爲無質之文而學問不衷於道則又爲無根之質是又爲學者之過

也兩者絕不相蒙有由來矣足下志學而慮兼營舉業之不易得無於此未斷與雖然鄙人為之四十年矣其始未嘗有獨立之見而徒知好之則已謬為人之所許矣年至三十所得似有進焉人則從而疑之至於今益又十葢三十之所為矣一二心知之外從而鄙且笑者十之四五怒且罵者且倍焉志乎古必遺乎今昌黎韓氏言之慨然向疑有激之言今乃信其良不誣也足下負兼人之資在英妙之年即有不朽之志千萬人中不得一焉不鄙迂塞而殷然以學業是詢鄙人豈敢有所愛乎然而答非所問則固以謂學問之道貫端始基如素之為絢也素質不立而求五采之章施未有能成文

章者至於因端竟委由粗至精功程先後條目洪纖則願繼是而言效愚者之一得惟高明之裁擇可矣

答沈楓墀論學

六月自太平返亳道出維揚夫子大人款留幾及匝月足慰十許年飢渴之思彼時則以足下遊隨燕雲不獲共斯朝夕不免悵悵七月抵亳値兒婦病亡經營旅殯拮据殊甚八月游楚十月自楚中回往還兩月泥塗霖雨行役爲勞此間一二月稍歇風塵而怱怱歲事擾擾志局應酬遂計正月之杪志事未能卒業便須挈此遺緖又作楚游矣逡巡升斗終歲奔馳足下謂我心樂否耶十一月中從亳州署接到足下六月廿日手書竊慨

薰風拂楷霜雪開檻魚雁羈遲至於如此來書滔滔千
數百言殷然以學業事往復相商而并引當日都門晤
語徵其歸宿非謙懷若谷不恥下問惡一善之有遺曷
克臻此慰甚慰甚足下所問節目雖多其要則可一言
而蔽曰學以求心得也韓昌黎之論文也則曰文無難
易惟其是耳明道先生之論學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
第一學問二公所言聖人復生不能易也夫文求是而
學思其所以然人皆知之而人罕能之非其才之罪也
直緣風氣錮其習而毀譽不能無動於中也三代以還
官師政教不能合而爲一學業不得不隨一時盛衰而
爲風氣當其盛也蓋世豪傑竭才而不能測其有餘及

其衰也中下之資抵掌而可以議其不足大約服鄭訓詁韓歐文辭周程義理出奴入主不勝紛紛君子觀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窺道之全量而各趨一節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見而學士所矜爲見者特其風氣之著於循環者也足下欲進於學必先求端於道道不遠人即萬事萬物之所以然也道無定體即如文之無難無易惟其是也人生難得全才得於天者必有所近學者不自知也博覽以驗其趣之所入習試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求進乎道矣今之學者則不然不問天質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風氣所趨而徇當世之所尚勉強爲之固已不若人

矣世人譽之則沾沾以喜世人毀之則戚戚以憂而不知天質之良日已離矣夫風氣所在毀譽隨之得失是非豈有定哉辭章之習旣盛輒詆馬鄭爲章句性理之談方張則嗤韓歐爲文人循環無端莫知所底而好名無識之徒乃謂託足於是天下莫能加焉不亦惑歟由風尙之所成言之則曰考訂詞章義理由吾人之所具言之則才學識也由童蒙之初啟言之則記性作性悟性也考訂主於學辭章主於才義理主於識人當自辨其所長矣記性積而成學作性擴而成才悟性達而爲識雖童蒙可與入德又知斯道之不遠人矣夫風氣所趨偏而不備而天質之良亦曲而不全專其一則必緩

其二事相等也然必欲求天質之良而深戒以趨風氣者固謂良知良能其道易入且亦趨風氣者未有不相率而入於僞也其所以入於僞者毀譽重而名心亟也故爲學之要先戒名心爲學之方求端於道苟知求端於道則專其一緩其二乃是忖已之長未能兼有必不入主而出奴也擴而充之又可因此以及彼風氣縱有循環而君子之所以自樹則固毀譽不能傾而盛衰之運不足爲榮瘁矣豈不卓歟前明制義盛行學問文章遠不古若此風氣之衰也　國初崇尙實學特舉詞科史館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碩彥磊落相望可謂一時盛矣其後史事告成館閣無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許

年學士又以四書文義相爲矜尚僕年十五六時猶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至目通經服古謂之雜學詩古文辭謂之雜作士不工四書文不得爲通又成不可藥之蠱矣　今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庫諸館以次而開詞臣多由編纂超遷而寒士挾筴依人亦以精於校讐輒得優館甚且資以進身其眞能者固若力農之逢年矣而風氣所開進取之士恥言舉業熊劉變調亦諷說文玉篇王宋別裁皆考容金篆石風氣所趨何所不至哉夫考訂辭章義理雖曰三門而大要有二學與文也理不虛立則固行乎二者之中矣學資博覽須兼閱歷文貴發明亦期用世斯可與進於道矣夫博覽而不兼閱

歷是發策決科之學也有所發明而於世無用是雕龍談天之文也然而不求心得而形迹取之皆僞體矣比見今之傑者多偏於學文則詩賦駢言亦極其工至古文辭則議之者鮮矣夫文非學不立學非文不行二者相須若左右手而自古難兼則才固有以自限而有所重者意亦有所忽也陶朱公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學業將以經世當視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亦輕重相權之義也今之宜急務者古文辭也攻文而仍本於學則旣可以持風氣而他日又不致爲風氣之弊矣足下於此豈有意乎語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人生不朽之三四該本末兼內外而言之也鄙人則謂著述

一途亦有三者之别主義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訂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辭者著述之立言者也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宋儒語錄言不雅馴又騰空說其義雖有甚醕學者罕誦習之則德不虛立卽在功言之中亦猶理不虛立卽在學文二者之中也足下思鄙人之舊話而欲從事於立言可謂知所務矣然而考索之家亦不易易大而禮辨郊社細若雅注蟲魚是亦專門之業不可忽也阮氏車考足下以謂僅究一車之用是又不然治經而不究於名物度數則義理騰空而經術因以鹵莽所係非淺鮮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皆夫子之所師也人生有能有不

能耳目有至有不至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立言之士讀書但觀大意專門考索名數究於細微二者之於大道交相爲功殆猶女餘布而農餘粟也而所以不能通乎大方者各分畛域而交相譏也足下有志於文正當益重精學之士能重精學之士則發爲文章必無偏趨風氣之患矣昔朱竹君先生善古文辭其於六書未嘗精研而心知其意王君懷祖固以六書之學專門名家者也朱先生序刻說文中閒辨別六書要旨皆咨於懷祖而承用其言僕稱先生諸序此爲第一非不知此言本懷祖也而世或譏之此不可語於古人爲文之大體也近代學問如戴東原未易易矣其所考訂與所發揮

文筆清堅足以達其所見而記傳文字非其所長纂修志乘固亦非其所解委而不爲固無傷也而强作解事動成窒戾此則不善趨避而昧於交相爲功之業者也要之文易翻空學須撫實今之學者雖趨風氣競尚考訂多非心得然知求實而不蹈於虛猶愈於掉虛文而不復知實學也夫醫之療疾攻寒以熱治積宜消然而寒熱相搏幾於無止是以良醫當積實而預爲反虛之防今日之論文而不敢忽學是也願足下思之度之忖其所能而次第求之如有所疑則就高明而斟酌之至於從事之餘功程疏數條目爲纖不妨千里惠吉因病發藥非一時楮筆所能宣究春闈彈指翹首捷音臨書

增懷不勝企望之至

與陳鑑亭論學

鑑亭四兄足下屢辱手書不獲專上報起則以與足下言不離文墨二雲先生及史餘邨處言論互相詳略足下館於二雲先生屬以轉致不啻如面談耳然於禮文儀節自媿脫略甚矣兒子來又讀惠言不惟恕其簡脫且辱許可教而諄諄以文字往復相商想見足下淵谷之懷真令鄙人感且媿也辱諭鄙著原道諸篇更徵關愛前在湖北見史餘邨言及先後所著文字則怪原道諸篇與通義他篇不類其意亦謂宋人習氣不見鮮新及兒子回家則云同志諸君皆似不以爲可乃知都門

知已俱有此論足下論編卷末尙爲姑恕之辭耳道無不該治方術者各以所見爲至古人著原道者三家淮南託於空蒙劉勰專言文指韓昌黎氏特爲佛老塞源皆足以發明立言之本鄙著宗旨則與三家又殊文史通義專爲著作之林較讐得失著作本乎學問而近人所謂學問則以爾雅名物六書訓故謂足盡經世之大業雖以周程義理韓歐文辭不難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則分考訂義理文辭爲三家而謂各有其所長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紛紛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著原道之作蓋爲三家之分畛域設也篇名爲前人疊見之餘其所發明實從古未鑿之竇諸君似見題襲前

人遂覺文如常習耳夫文章以六藝爲歸人倫以孔子爲極三尺孺子能言之矣然學術之未進於古正坐儒者流誤欲法六經而師孔子耳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經以垂教於萬世孔子之不得已也後儒非處衰周不可爲之世輒謂師法孔子必當著述以垂後豈有不得已者乎何其蔑視同時之人而惓惓於後世邪故學孔子者當學孔子之所學不當學孔子之不得已然自孟子以後命爲通儒者率皆願學孔子之不得已也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誤謂孔子之本志則虛尊道德文章別爲一物大而經緯世宙細而日用倫常視爲粗迹矣故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學道器合一之故必求端於周

孔之分此實古今學術之要旨而前人於此言議或有未盡也故篇中所舉如言道出於天其說似廓則切證之於三人居室若夫窮變通久則推道體之存卽在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集大成者貫周公而非孔子孔子雖大如天亦可一言而盡孔子於學周公之外更無可言六經未嘗離器言道道德之衰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皆妄自詡謂開鑿鴻蒙前人從未言至此也原學之篇卽申原道未盡之意其以學而不思爲俗學之因緣思而不學爲異端之底蘊頗自喜其能得要領又以其說渾成不煩推究誠恐前人已有發此論者徧詢同人皆云未見然鄙著通義凡意見有與古人不約而同者必

著前人之說示不相襲幸足下與同志諸君爲檢先儒緒論審有似此者否也如其有之幸卽寄示俾得免於雷同勦說之愆感荷非淺鮮矣古人著書晚年別有進境世人無由窺測轉謂後不如前故有少壯聲名滿天下而晚年漸不爲人所許大抵卽是其人之至詣也鄙人何敢狂言及此然學者才多於識往往用其所長足以自樹立矣又復希名求譽自矜新得土苴平日之功而窺所作爲乃轉不値一笑鄙人自反亦尙不至此也但著述之旨微妙難言纔脫稿而羣口交稱正恐所得未必深耳不同聲而附和正見諸君古誼故聊一申明非敢自是其愚不受彈擿也足下以爲何如

報孫淵如書

得手書具悉一切又見近日與稚存書知都門酬接之餘力於校讐自進於學慰甚羨甚承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經而兼采子集不特如所問地理之類已也前有條例與邵二雲求其相助如足下從事校讐其於古今載籍耳目所及幸有以指示之也至義例所定有應采者邵君處已有大凡可就詢之此間編得十卷八卷亦當寄京請足下輩爲參定也愚之所見以爲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故於天地之間別爲一種不可收拾不可

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種門戶矣此種議論知駭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然朱少白所鈔鄙著中亦有道及此等處者特未暢耳侯爲尚書公成書之後亦當以涉歷所及自勒一家之言所爲聊此自娛不敢問世也然相知數君子終不敢祕幸時有以教政之爲幸多矣屬遣兒子入都心緒紛紛不及詳述一切詢兒子可俱知也此達并問近佳不宣五月二十三日

與周永清論文

孟子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學問文章亦復如是因天質之所良則事半而功倍強其力之所不能則鮮不躓矣足下於古文辭蕊長於敘情而短於持論

故僕當時一見便曰詩人之文可以自成一家今十許年所見足下之文皆不出此一語而足下卒不相信偏好持論尤好論學論文真不善用所長也大抵論學論文之言非出鄉氣稚氣即是剿襲人言而文失其本旨者也夫無者不可強而爲有猶有者不可誣以爲無足下自謂好名之心不免倒行逆施夫好名而能遂其名雖倒行逆施可也非徒無益而反有所損又以天質所長之業不得專一其工以致進退失據豈不惜哉足下嘗記在京師日有無識子駁永清志例足下欲僕作書報之僕終不作書果何意邪又記在永平差所足下見僕詩教篇言三代之盛未有著述文字足下當面作書

指駁索僕報書僕又不答何邪蕭嫌如村塾孺子爭論冬烘章句難於施答辨也夫人各有能有不能雖堯舜之知不徧物也足下天資不能遠過中人而學問文章則欲盡天下人之所長而皆有於己即此已自無定識矣而度力不能往往出於術取計剿天下豈無眞耳目邪王懷祖氏嘗言不暇著書欲得能文之士授以所學俾自著爲書不必人知出於王氏僕亦嘗欲倩人爲通義外篇亦不願人知所授宗旨本之於僕然竟不得其人則學問中之曲折非一時授受所能盡也夫有心傳授尙不能得其曲折而賓筵燕談之閒行文流露之語偶然得之便可攘爲己有而人遂不能分別有是理乎

僕嘗謂功力可假性靈必不可假性靈苟可以假則古今無愚智之分矣

又與永清論文

近日撰亳州志頗有新得視和州永清之志一半爲土苴矣主人雅相信任不以一語旁參與足下同而地廣道遠僕又適於楚行四鄉名蹟未盡游涉而孀婦之見存者不能與之面詢委曲差覺不如永清然文獻足徵又較永清爲遠勝矣此志擬之於史當與陳范抗行義例之精則又文史通義中之最上乘也世人忽近貴遠自不察耳後世是非終有定評如有良史才出讀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爲開山之祖卽史家得其一

二精義亦當尊爲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頗眞言大實非誇也和州全志已亡近日刪定敘論作一卷不過存初見耳永清全志頗恨蕪雜近已刪訂二十六篇爲永清新志十篇差覺峻潔俟錄有副本當卽呈上稍贖十二年前學力未到之愆或再示永清人士有好事者別刊一本如新舊唐書之並行亦佳事也否則僕著述內自當列爲一種雖不得與亳志並論在宋人諸方志中固有過之而無不及者矣出都三年學問文章差覺較前有進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則十八年矣由今觀之悔筆甚多乃知文字不宜輕刻板也然觀近所爲文自以爲差可矣由此以往少或五七年多或十許年安

知不又覦近作爲士莨乎念及於此而日暮途長勉求
進業以庶幾於立言之實慾眞有汲汲不容稍緩者已
毫志俟有刻本再當奉寄

答周永清辨論文法

僕文天府生員爲人誤加順字僕辨其非足下乃疑天
府二字出於周官不當爲京府之代語此說非是天府
生員猶言京國生員云爾本屬行文常語於理無礙即
著於文當日本無成心亦非必不可易之句但謂必不
可用未免不識變通耳至引周官天府之職恐其相混
則更非矣經傳譴語與後世同名異實卻車不可勝載
但問行文有礙否耳無礙於理雖同何害果礙於理雖

無同名之嫌豈可用耶諸葛公對昭烈問則曰益州沃野天府之土是稱天府人豈遂疑西周之官屬隸東漢之職方哉漢人治四代之書則稱尚書豈嫌秦官有尚書職耶夫語有繁省例有常變惟行文純熟則無施不可否則鮮不窒矣天府生員自是變例語省而意自足也今加順字其上則莊稱矣莊則於法當備宜云隸某縣籍補順天府學生員乃無窒礙今去籍貫但云順天府生員又不著學則五州二十三縣之廣茫茫何所指哉來示又以八股稱四書文出明史選舉志不得謂之俗語且舉明志文云仿宋經義體用排偶謂之八股此則所舉史文正足證僕之言不可易矣夫史不能直稱

八股而曰謂之八股謂者孰謂律文無有會典無有而有其謂非俗語而何哉大抵謂之之言非出組織文語即是流俗俚語語不無稽史家旣不可以直書又欲不沒其實則曰謂之云爾唐摭言記科舉事有謂之報羅謂之燒尾等語書事者用以入文因而代言紀事讀者又當解爲何許語乎文有顯例一字義意懸絕不可不辨別也唐宋以後諸經斷無越前人而別自作注之理熟於經部義例當自知之如治經而自作解詁考訂其書本不以注爲名記傳稱之謂注某經於理無礙蓋注爲虛辭也如直曰某經注於法爲非蓋注爲實據也竹汀嘗云欲注大戴禮記欲注之言亦屬虛辭觀所言論

乃是補輯考訂之功度其成書必不敢毫無標別而混稱謂大戴禮注也不敢稱謂大戴禮注則因前有盧注毋論不敢冒越亦嫌於彼無分別也前書所云既稱爲注必於盧注當識同異乃不易之論足下謂須序跋方可分別似未察矣古來紀傳書人著述但云注某書不聞取前注而分其同異則亦誤會書意夫曰注某書固異於某書注矣後世之稱經注與古人異則已別白於前不更贅焉

答周筤谷論課蒙書癸卯

久不奉文墨教言懸企甚至伻來齋到鉅囊如獲異寶發緘快誦恍接笑言載展撰著及所論述文字琳琅滿

目使人意得神移歡慰無已甚矣足下之好學也鄙人筆墨資生文字乃其職業然屈指半載病荒其半窮愁又荒其半檢校前後所得竟無大進足下於簿書奔走之暇乃能如是淬勵眞是使人媿且畏也承示課蒙之法甚善令郎天質本高而賢父兄之啟發亦絕非流俗所擬他日成就豈可量所至也然文先之解果足嘉惠幼學而徵窺意指仍似不脫時文習氣與俗下所選左國史漢唐宋八家以及七種八集之類究未相遠恐童幼習慣專意詞致文采遂以機心成其機事而難於入道耳蓋古學俗學之分不在文字在乎有爲而言與無爲而言文辭高下猶其次也大家著述利鈍雜陳華樸

互見非不知樸不如華之可悅鈍不如利之人人而其意以謂非此不足盡其學而成其立言之功能以故世俗有所棄取決擇而彼亦不恤焉所謂有爲之言不得不如此也惟夫枝葉名流務爲娟潔美好波瀾意度獵取古人膚廓嫣然以媚於人其道能工而不能拙能章而不能闇能使人抵掌稱歎而不能使人冥然深思能使雅俗共賞聲名一時而不能使人浮沈抑揚初無定論直俟一二心知其意之人爲之慟哭喜笑於千載而下此則無爲之言專求文字語言之末者也童幼初啟先入爲主務使文不雜質錦不去絅珠玉示以可珍而布粟示以可服不可急急以成章爲能事是亦中人以

上之取資不知愚見亦有當否此閒生徒難與深言幼子今年十二孤甥今年十四歲矣天姿俱不敏於誦讀視令郎所誦不及十之四五姚郭甚焉然喜弄筆墨鄙人不甚禁之閒講孟子便擬孟子問答文字閒講毛詩便擬四字斷句韻語此則天質之可造者恐其易於成章故欲培其本質所選文字不盡取輕快流利一路擬取詩疏爲制舉之權輿史贊爲古學之底蘊半山制藝卲二雲謂後人僞撰且於初學亦不甚切足下以爲教之不入誠哉前言之誤也所屬文字俱於七月二十以前必可應命彼時遣役一來是所禱切會晤何時臨風悵惘不盡欲言

再答周篔谷論課蒙書 癸卯

伻來接讀手書甚慰遙念向來叨惠已多媿無以報兒子又承厚貺無任感荷來示論課蒙事往復數番殊慚所見之不逮詳味足下之意蓋不外乎先易後難使童幼易於入手足下之言是也然窺文先之序及前後書示之說不過取坊刻古文選本倒翻前後次序而加以東萊博議耳江浙時下館師亦儘有能之者子弟取效亦復不過爾爾未見其爲一定之良法也鄙人前書所論足下疑爲過高非高也約其他日所至而爲之基其中預期之言足下視爲遽責之於童子云耳若果如是則豈高之云乎直是罔矣先易後難鄙人無以易乎足

下之說而足下之課童子文字以有題目蹊徑者爲易而鄙人之課童子以無題目蹊徑者爲易然而各用其法以課其子弟亦已各有其效父兄各盡其心子弟各致其力待他日落實取材亦何不可而鄙人不免芻蕘之獻者有題目與蹊徑仍是不用八股之時文他日見解終不離乎依牆傍壁耳書中所云積華與利而拙與樸將不期而至此言未免倒施天下無是理也足下亦見樹之先枝葉而後有根本者歟古今之人一也如云立言有益將來而不爲今日地鄙人無此意也言惟其是待將來亦何妨如其非也今之人豈可徇乎足下又云有德有言與我輩此時所論皆非是者此則鄙見與

高明之見終始歧異之原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不必一定聖人道德之極至也凡立言者必於學問先有所得否則六經三史皆時文耳況於他乎學問而至於有得豈可概之學者是以利鈍華樸雜陳焉而使之文境不拘窒他日可以爲有得之基此前書之所謂勿以機心成其機事也若不察其指徒一望而驚其難則不如從事歸震川之八家儲宜興之七種任其播弄而先後施之固已能如足下之期矣又何勞勞焉選輯而敘論爲哉近日生徒散去荒齋閴然補苴文史通義內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詩教上下二篇其言實有開鑿鴻濛之功立言家於是必將有取然文繁字多至萬

餘言不能遝錄先以言公三篇致邵二雲詩教二篇俟續寄去足下不可不與聞也或令人鈔去置之座右較之史例校讐諸篇似有進矣足下近作敘論文字居然斐蔚敘事文微冗碎要當鍊之使其老潔貞傳世之業也辱承諈委輒爲更易數處惟酌采之悤悤不備秋涼好自愛不宣

與喬遷安明府論初學課業三簡

二十日晚間接到十九來簡知此間十七日啟事亦於十八日始得入照想雨水泥濘道途有阻滯也承諭僕於十九啟程不識先至京師抑先至保府又不知前所云十八啟行者即此人抑十八已行而此又重遣之耶

幸便賜示知之甘霖應候德政是徵可爲額手然此間已閙霑足之後若再不休未免有礙布種而昨今以來晴爽尤覺可愛西成兆豐青氈措大亦得飽食豈特爲賢守令賀而已邪說文檢字生疏須取俗下詩韻一本將小篆九千餘文通與注明部次朱筆標於楷韻之下如遇經傳文字先按韻而得其部次再按部次而得其篆文其功特易易耳且說文字少經傳字多說文中字先不編韻則遇經傳所有而說文所無者必有空翻全部說文而終無所得之患矣此事前與大阮世講已道及之彼忘記耳且編韻之功爲之甚易一人讀全部說文一人逐字檢韻注之如有四人八人則分部可辦不

必一手且但注偏旁不必更書本篆卽僅兩人爲之不過十日可畢是經傳文字未及考正御已先得一卷說文缺字考矣爲學之事動手必有成功此類是也又此時經典釋文十三經注疏尙未到手則所謂認字之法現今亦無可作樂得乘此暇日先與備此巧法以俟臨時之取用如攜可矣愚意以爲此事之所難者在節取注疏詳略之閒不無苦心耳此等乃是皮毛之事易爲力也諸世講現在讀書功課何如得讀書之意者不在驟也若有所商希開首尾示下大阮世講讀書有疑有所不便卽按款目開單積三數日寄來相商至便善學者正在善於問耳此閒生徒邇日心氣稍定要自求益

者十中不二三焉六月初旬或得少暇當造粉署一觀
鯉庭課業爲快悤悤此佈不盡五月二十一日申刻
昨接來教適以客至又小有酬應少稽裁答新晴如沐
艮苗懷新南膷披薰定得佳趣承說文編韻變例難歸
自宜斟酌簡明乃易推用蓋古人著書無例隨所觸而
著例故窮始變變始通通而通可久也近人作書先定凡
例而書中變化決非凡例之所能盡而其初爲例所拘
已成篇帙中遇不可行處不得不往復追改則事勞而
牴牾亦易見也今爲程課之計自與著書不同然其意
不可不知如編習中閒忽有疑義與通編前後凡例不
侔者必須另冊札錄以存闕疑之意此闕疑即學問也

至說文所無之字但空此格不必填注蓋由古字少而後世字多經傳文字多有後世傳寫因義變化故不必合也然亦有說文原有其字而今之傳本脫落無存如劉字今本所無而瀏下注云從水劉聲是許氏當日原有劉字而今本脫落之明徵也又由字亦今本所無而宙下注云從宀由聲是許氏當日原有由字爲今本脫落之明徵也空格不填以待考證補填如云說文本無惑或說文原有見某字某注今本脫落之類皆可填也至一字省文而義異如裘求之類自當以義爲斷求注與求而裘注衣裘各自爲篆不相涉也又一字義同而形體有異如㴇流之類按說文本字從㴇而流乃大篆

之法故注云篆作流說文中所載閒有古文籀文大篆
等字俱列本文之下並是義同而形體異者今此所編
但用說文本字其篆籀古文別爲一冊記之足資把玩
餘則無所用之盇篆籀古文其學久已失傳取零落散
見者而彙輯之不過存好古之意可耳又一字兩解兩
音而說文止一音如曑星名又參差之類但篆注一處
而他處用互詳之法如已篆參差之文而於釋星之篇
注云與某韻某文同義可也參差之下亦注又詳某韻
乃便依檢此即前次所授大阮世講四條之中檢韻之
一條也又一字義同而音異如芼字詩注作上聲廣韻
作去聲之類从注从韻皆無不可但从上聲則去聲必

須互注从去聲則上聲必須互注耳所謂互注之法但注列部次其詳則但列本門之下仍不致重勞也連日生徒課業及賓客應酬又甚繁熱書至此處衙司馬又來邀飲不可得辭先此佈覆悤悤不果自書生徒錄艸不恭恕之其諸郎君應作如何啟發及大阮世講所問均俟明日専書奉答此達並候不宣二十六日未刻學誠頓首

昨日作札及半爲邀飲者中止今取原艸視之則說文歸類之說既得粗陳其崖略矣又承諸郎君但知記誦而不能開發性靈此事固亦不可不籌及也學問大端不外經史童蒙初啟當令試爲經解史論經解須讀宋

人制義先以一二百言小篇使之略知開合反正兼參之以貼墨大義發問置對由淺入深他日讀書具解亦易入也史論須讀四史論贊晉宋以後始綴待之史家論贊本於詩教與綱目發明書法通鑑輯評之類有異後乃源於春秋之教與紀傳史家本屬並行不背然攻編年史者其人率多庸陋淺俗所著議論大抵迂拘不達事體村塾蒙師用以謬托春秋之學習為一種庸惡講章風氣雖胡康侯猶不免膠泥中外之見穿鑿元正之例況其他乎若馬班諸人論贊雖為春秋之學然本左氏假說君子推論之遺其言似近實遠似正實反情激而語轉平意嚴而說更緩尺幅無多而抑揚咏歎往

復流連使人尋味行中會心言外溫柔敦厚詩教為深蒙幼初開得其調達正如春艸初生鬱葱氣象妙於青碧有無之閒較之夏將高麗尤為美含不盡而且其體本於風人其事關乎學識其體參乎記述其流達乎辭章他日變化無窮之業盡於此中寓之以是不可不急務也又且短篇易於結構淺近易於仿摩與經解相閒為之即使欲為舉業文字亦自燦然可觀又何憚而不與習邪此閒課期閒出論題諸生多為八股款式去其破承而加以粗率真使人悶絕也比有臨榆張童子開泰年甫十六能讀五經左傳隨其伯兄鈞泰來此肄業頗似可教然恐父兄俗解漸漬已久行且試窺出手

再爲勸誘之方因材或可以就達也大阮世講所問同
字而不同聲韻平仄分收數部慮其幷載致有眉目不
清之弊因擬字畫音義訓詁分爲三層此說未爲不可
特紙太費耳且所慮之事未及詳察檢韻闕疑訂訛補
韻四條前此原令别自爲一編也字同而平仄音韻異
者如解義無殊但於所同之部歸明韻類下注詳見某
韻可矣音義異者則本音之下注明本解别音之下又
注别解仍於二處各注又見某韻字樣以備稽檢可也
音義皆同而筆畫多寡不同者篆字止有大篆籀古小
篆無此例也其說已見昨札矣至於楷書則亦用别冊
記出仍於本字之下注云又作某字字樣如無又作无

之類皆可推也至云俗下韻本遺字甚多因欲仍注廣
韻之下此說可也前書欲使注俗韻者恐廣韻佳本遭
塗抹耳今思此事亦自無妨廣韻注出說文部次可考
古字與古韻之異同亦未嘗非佳事也但既作此事別
冊記錄之本不可不備既可於正課之外觸類摘錄稽
古之得以爲餘課且有疑不能解質問無從之事亦可
以記錄而待將來也賤軀最不耐熱眼有溢背又愛食
蒜頭葷氣所蒸毖切未得痊可艸艸佈達餘俟續報不
宣二十七日申刻

與林秀才

承示三餘筆錄六卷反復數過具徵志古好學不虛歲

月昔人謂開卷有益又云善學如關津不可輕易放過
一人讀書能如是用心則無淺非深隨在皆學問矣無
任欽佩之至但細覈全書義例多未完善考訂亦鮮詳
備存錄案間以為劄記用功之草稿可耳編次目錄犁
分篇卷標題儼若已成之書似尚宜稍待也天下學業
後人或多不及前人惟說部之書後人實勝於古正以
專門著述不如古人說部書無定體人人可為而精華
所萃轉為前人所不及也韓子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
言者必鉤其元即此尋章摘句之劄記也然其鉤元提
要之書不特今無所見抑且當日亦無所聞何哉葢韓
氏長於文辭其所劄記取為文辭之用非著述也宋人

所爲章氏考索王氏玉海之屬皆爲制科對策如峙糗糧初亦未爲著作惟用功勤而徵材富亦遂自爲一書譬如蒸糟未釀酒醴而亦可爲醃淹漬食物之用也顧氏之日知錄則空前絕後矣其自序乃日逐劄存晚年刪定而類次者也閻氏之潛邱劄記則例類未清而編次雜亂蓋其未定之本然其隨時劄錄中有定見故義例雖未清析而書足自成一家不可廢也今覲大著所錄書分六卷事隸千百餘條而類例不分先後失次忽引成書而未究其緒忽入已說而未得其裁如三家詩考王氏所輯尙有遺漏後人已多增補今重錄之轉多不備也逸詩章句自楊升庵以還輯者數家今旣不能

廣益亦可無煩綴錄也七略七錄本一例之事而分載
前後且四簿七志同類亦不應詳此略彼也又如疏證
六經無餻字引周官疏謂六經原有此字不知疏乃唐
人之言劉禹錫故唐人也論七發命名自枚乘以下凡
十餘家不知此自六朝人言之而唐宋文人所爲七體
文字不啻百家不可襲舊文也凡斯等類隨筆劄錄以
待日後參訂固學者之功程遽爲成書定說即無取矣
大抵學問文章須成家數博以聚之約以收之載籍浩
博難窮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專精致力之處則如錢
之散積於地不可繩以貫也古人以學著於書後人即
書以爲學於是專門經史子術之外能文之士則有文

集涉獵之家則有說部性理諸子乃有語錄斯三家者
異於專門經史子術可以惟意所欲好名之士莫不爭
趨故閒嘗有美玉焉而不勝其碔砆之多以雜也有夜
光焉而不勝魚目之汨以擾也故爲今學者計札錄之
功必不可少郎顧氏所爲日知義本子夏氏教然存爲
功力而不可以爲著作亦俟類次既多積久而胸有定
識然後貫串前後去其不合與不定者愼取而約收之
雖謂不媿顧氏可也旣以此爲功力當益進於文辭易
曰修辭立其誠辭不能不出於修近日學者正坐偏學
而不知文耳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
博約自是學問乃必云詳說又云說約所謂說者非文

而何宋人譏韓子爲因文見道然如宋人語錄又豈可爲文乎因文見道又復何害孔孟言道亦未嘗離於文也但成者爲道未成者爲功力學問之事則由功力以至於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隨時表其學問所見之具也劄記者讀書練識以自進於道之所有事也足下有志於古正當因是而進勉之無怠無怠四月二十日

與劉寶七昆弟論家傳書

開示三代節略見之寶深慚汗蓄較鄙人失去戒謀先生原稿遺佚多矣先生三代行略及其高祖而考士望公則別爲篇今所開者入士望公爲三代而先生高祖汝臨公不復可憶矣鄙人則憶原稿有云汝臨公事雖

先生亦無由悉因檢故書中有壽幛題辭得其一節可傳故爲行略之首此則記憶甚確而所謂一節者其事云何則不能識矣計時相去已二百年難以質訪茲用疑以傳疑之法仍著其說於傳而不敢鑿實其事庶觀者或鑒其情焉前此所患水潦全譜天幸尚在㣲篋故於節略所開皆取譜覆校然後爲文其爾三公所戒好名外慕二語按譜乃守常公家訓爾三公必舉祖訓申戒子孫非創說也至譜與節略皆云爾三公官廣東山陽縣丞按明史地理志縣名有兩山陽一屬南直隸淮安府一屬陝西西安府廣東並無山陽必是陽山之誤史法縣名無重複者不著統部陽山本無複名法可不

著廣東今此譜則又幸著廣東故得考正山陽之誤故仍著之將來譜刻須改正也又伯謙公節略謂函三公卒庶子俱幼此當因士望公事相似而誤按譜函三公卒於順治十年癸巳側室楊有二庶子長世閔生於天啟壬戌至是已三十二歲次世肅生於崇禎庚午至是已二十四歲俱非幼矣傳以徵信欲垂久遠不敢漫然爲之故不嫌往復考訂雖事迹荒落之餘闕疑徵信書法尤不敢不謹也傳文別寫奉上併與蘭輝令弟共參訂之如何如何

答某友請碑誌書

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大書深刻羣推韓碑然諛墓之譏

當時不免今觀韓集碑誌諸篇實未嘗有所苟譽惟應酬牽率無實之文十居其五李漢編集不免濫收爲少持擇爾然此特論著述精微之極致當如是也如以文論未見其可貶也邇日此道衰歇萬不敢高論古人著述即僅求牽率應酬得以文從字順有如通邑大都官音常話盡人可通曉者千百之中不得十一間有遇者幾於空谷足音僕雖不敢昌言而私怪於心者非一日矣今足下爲某公代致狀述請爲借銜誌名某公家世簪纓累代清華文學之選又弈葉多知名士今以其先人大事撰具狀述將求顯貴頭銜鴻文名筆以光泉壤其於所求之文宜如何也乃披閱狀述通篇竟不知作

何許語覽之如醉如迷凡銘誌法所必應具者竟無可藉以措手不免擱筆而窘於辭命或疑僕論文過嚴不知非於事理有礙僕又何苦而不從衆耶今之所謂文古之所謂言也今之所謂字古之所謂名也夫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今非徒不順不正而已名不知其所名何等言不知其所言何謂乃欲擬以銘勒金石豈不難哉郎如首敘其七世祖光祿公三字大費推究稱公不稱名諱則不知其何人以雍正甲第上推七世計其時必在明代而不書明代則不知其何時光祿之稱尤難逆億蓋故事官至一品均階光祿非其職司也如敘職司

則三品正卿五品少卿其屬典簿署正署丞在六七品高卑懸絕俗例皆可稱光祿公則不知其何官敘人之祖而不知其何代何官何人豈成文理故光祿公止於三字流俗視爲常談而不知其已犯三不可名三不可言之弊使載筆者茫然束手而無措也通篇官資錯亂不可究詰者大率視此不能悉數之也凡敘遠祖在前代者自當表著朝代及至高曾以下何人始入本朝亦必表著本朝一定法也今則遠自七世近及其身皆在不今不古之間後人將何觀覽祖考皆書名諱而伯父叔父僅稱其字外祖亦書名諱而已之兒女姻家則皆稱字稱公亦不知其是何理也子孫稱其先妣爲太夫

人不問品秩律以春秋魯君稱公之義亦似無傷但既從私尊則不應又與太宜人名號雜出似二人也又婦人封號因夫封贈不得稱太因子封贈惟夫亡而身存則加太字若與夫俱亡而同受子贈或與夫俱存而同受封者均不稱太妾受子封無論生死皆得稱太並不能上係於夫故必下從其子而加太也五品以上爲誥六品以下爲敕一二品同爲夫人則加隆於其尊者而稱一品夫人七八九品同爲孺人則分別於其卑者而稱八品孺人九品孺人八九品官推貤得及其母正封不及其妻故八九品官之母未命可稱例封例贈其妻不得稱封贈也此皆典例胥吏行文之所曉悉而學士

大夫往往茫然若此篇所敘尤不可情理測也又文評詩話原始六朝於文辭中别爲一種其閒稱謂物色閒及俳諧譬如賓客寒温之文不可以達尊嚴之座各有體也試觀歷史文苑傳文與諸家詩話文評最相切近而其辭初不相犯亦可思其故矣今乃稱其先德耽詩出入東坡香山之閒又不知爲何許語也唐白氏居易宋蘇氏軾入傳紀文稱爲樂天子瞻已失慎重如云東坡香山則峰泉邱壑因寄爲名人有同焉者矣安在其必蘇白邪必云蘇白入所共識正恐讀者未如作者之博洽多聞且人所共識莫如夫子而馬遷世家未嘗諱不書名後世功令崇奉雖朱子亦不稱名然傳記之文

不以功令稱子而以紫陽考亭之類爲之名號亦豈可以爲訓乎而是文述其先世之交多出一時名輩乃云松陵義門諸先正推服所爲時藝夫義門爲浦江鄭氏擅稱不聞其家有時藝名者或云長洲何焯亦有此稱然豈可獨擅邪不知松陵又是何人詢之時文家流竟未有能知其諦者此則幾如禁方內之藥名牙市中之暗號以此入文又不知爲何許語也他如述朋黨之徵逐則曰夜鯉晨鳧敘幼學之能文則曰龍文虎脊高才不遇曰荆玉屢蹶晚歲亨佳曰蔗味回甘祝父壽考曰椿庭長蔭稱婦節行曰柏舟矢志諸如此類或似優伶科諢或似觴政藏謎對之如墮雲霧不知說鬼說夢名

不可正言不可順至於此極殆於文字之否厄矣而一時文人才士或自命古文辭者於此多不甚爲怪也既已習而不怪則必以怪者爲怪故非今日鑒於事理推之所名實有不可得言所言實有不可得行如上所云云則亦何敢違衆昌言以取謗邪夫人既不知删所當删則必不知取所當取具狀一萬五六千言可謂富矣關書法者既已坐人雲霧疏行迷者又復引人睡魔凡於精采可以聳神情款可以沃腑行堪模楷言合經綸隅可三反微能推顯者含毫往復莫可尋求至於世祿之家推解是其應爾家傳如是學古亦屬媿辭婦事姑疾人事之常繡佛長齋亦非典要彼則侈爲人倫盛事

敷陳累牘連篇則其人懿美昔人所謂傳神寫照在阿堵者又茫如矣僕嘗謂具事狀者與撰文人之才識比於馬足相去僅可在上中駟閒則彼此可以不負如相去在百步外卽多不協如在千百步外則心思耳目各不相知比如穴鼠欲爲駿馬聚糧必不合矣況人才相去竟有百千萬里而猶不止者世人但知具事狀以徵文談何容易僕少從大興朱先生學古文辭每見投事狀而乞爲文者先生披其事狀輒擲不顧必召其人再三詰問然後爲文初甚疑之及見所爲之文則可觀矣徐取事狀較之則所具全非所用文之與狀殆風馬牛之不相及然後恍然其故因歎昔人所謂忠孝節義不

死於刀鋸鼎鑊而死於文人之筆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僕數十年來於應請之文每用朱先生法輒有可觀大抵卽事狀以究詰情文頗類據訟牒以平反疑獄獄情旣得視訟牒所陳固有全失其事理者乃知臨文研擇之功同於老吏非朱先生示法前人未有及此者也今某公旣非可以召致狀中疑義無從詰問又假藉頭銜代爲顯者措辭亦未識如何可以當貴人意躊躇惶惑莫知所裁謹將禮幣還納原來行貲并繳惟冀婉言辭謝無任感荷不宣

與族孫守一論史表

去冬辱書悉近況粗遣爲慰聞二十二史年表已卒業

想見老學不倦此書告成其資於史家考訂之功甚不細也僕處所存春秋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諸表攜挈有年竟未爲足下一加參訂媿甚今已各録副本仍將足下原本奉上其晉書而下僕處所無仍祈足下鈔一副本寄來僕當日原計爲足下博考羣書然後付刻今思志願太奢則成功無日且足下寒士生涯不能徒手望人助力莫若盡定正史爲斷而以參質羣書考訂同異彌補缺遺諸事待之日後此時但將原書校訂一番便可付刻其刻費則當爲足下商謀已致書邵先生道此意矣但正史一門不宜遺漏如舊唐書與舊五代史資治通鑑通鑑綱目數書必須涉過然後可以成書都

門借書尚似不難此等文非僻書想與邵君及家逢之
輩謀之邪至參訂羣書在隋唐以前古書存者無多甚
易爲力唐宋以後文集說部滋多目力恐難周耳或先
作十七史考附於其後或糾約同志合力爲之今既畫
正史爲斷則先刻亦自無礙參訂之篇且起卷軸可耳
僕在和州時病諸史列傳人名錯雜難於稽檢曾令人
將明史列傳人名編韻爲書初意欲取全史人名通編
爲韻更取諸篇人名重複互見者偏注其下則不特爲
讀史要領且爲一切考訂關人事者作資糧也後以爲
功稍繁先將列傳所著人名編爲一卷今錄本呈覽足
下如治年表之暇再能將廿二史列傳人名亦倣此例

編之可與年表互相經緯史部自唐宋以來浩博難罄毋論能讀者未見其人即授書而令其披籍稽索亦不易易今得足下為之經緯條理使考古之士於棼如亂絲之中忽得梳通櫛理則足下嘉惠後學之功為何如邪夫近人之患好名為甚風氣所趨競為考訂學識未充亦强為之讀書之功少而著作之事多恥其言之不自己出也而不知其說之不可恃也足下好學之志老而不衰不汲汲於自己立說惟勤其力於治棼糾散待有心於考古者得足下之書可執簡以御繁惟不自居考古之功而功乃倍蓰於考古矣蓋考古專明一事此則凡事皆可推求考古不能無意見之偏此則無所用

其意見譬之飲食考古者如釀酒炊飯各有所宜足下所業則力農之登五穀無施不可其爲輕重不待較而明矣足下一生力學而無所遇晚歲勉成二書功亦足以不朽雖板印行於世行用亦不致虧少刻資故僕以商諸鄧君如都門難以猝辦僕擬南中爲足下圖之三數年內當有成也何如何如

答大兒貽選問

汝問六朝以前辭章必諳小學唐人而後乃出類書其說殊爲有見蓋小學與經學古人未嘗分也詁經有名物有字義爾雅之學古今精字善句所彙聚也爾雅之學不止爾雅一書故辭章彩色本之於此則根底深厚與後世比類

之家剿襲字句不同汪蒼舒古文褒異內有傳注訶語一篇自矜爲取裁新異吳梅村祭酒問某君有何異書可讀某以十三經注疏乃晚近不知古人之學輒以此說爲創獲耳（令汝等摘經傳子史精語卽此）卽說文廣韻解字辨音內亦有資於文材者故前議教人博學莫妙於讀字書韻書亦一道也（此說忘其人然言甚確）至於古人之文亦有利病如文選大賦取其開合變化徵材富贍得國策之敷張恢擴（離騷亦國策之一種）故相近也其字體因類而廣不可盡識前人已有字林之誚（文心雕龍）原可不必效之若六代辭章全出騷策我於詩教篇已反覆申明可自尋詩教篇（上篇第五）章而熟研究之至於文辭流別各有家法六代辭章見

於文選則詩教也六朝之人多深於禮通典禮門後載禮議二十餘卷又晉宋齊魏隋諸史禮志刑法諸篇凡大典禮及大疑獄尙書八座及儒學博士引經按律酌理斟情會議上聞或互相駁正其文多精鑿根底經術大原固出禮經亦頗參申韓名法家言又戰國之一流也更有見於宏明集中如夷夏諸論則淸辨元妙又是一種蓋莊列之餘亦戰國之一流也辭章有一藝專家有大方名家草木區分不可一概論也一藝專家或筆札書牘或詩賦韻言或記序雜文或科舉藝業時文亦辭章之一種人多不知各有其域而不能相通大方名家則六藝淵源諸家流別雖不專工必須略知門戶當從容以推其義

非可造次盡也列國聘問賦詩贈答此見古人善於因托情所難宣借詩意以宣之彼時人皆素習豈如後人之須經師訓故其失賦貽譏者乃是不習禮文非謂不諳文理也此又是一類如孝經引詩劉向列女傳新序說苑韓嬰詩外傳以及匡衡王吉諸人奏疏引詩釋義不拘舊訓得此意者讀詩能言可以解脫無方乃爲六義博比興之趣耳此以備文章之一體若專事於此則有寬泛不切之病矣

排比之文欲使頓挫抑揚得詩人一唱三歎之意如賈長沙過秦之論有何深刻之意而文有賦心氣如河海誦讀一過而過秦諷漢之意溢於言外屈氏離騷上稱

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即一理也故曰國策騷賦乃後世辭章之祖也

家譜一

出門惘惘有離別意三數日即已如常肩輿行春光熳爛中亦且可消遣途中日製一文多有可觀惜不得鈔胥就錄之也文章學問之事即景多所會心筆墨旣便隨處劄錄夜店罷餐稍潤飾之其深遠者別爲著作其有切於學者用功之事則爲爾輩言之此非一日所記亦非專意爲文隨得即書故於先後次第未嘗庸心爾輩可以意會或自作一番編排置之座右以時展玩可也天下至理多自從容不迫處得之矜心欲有所爲往

往不如初志故爾畫於學問文章未有領略當使平日此心時體究於義理則觸境會心自有妙緒來會即泛覽觀書亦自得神解超悟矣朱子所謂常使義理澆洗其心即此意也但劄記之功必不可少如不劄記則無窮妙緒皆如雨珠落大海矣或做祖父日記而去其人事關文或做我之日草而不必責成篇章俱無不可和尙雖有先生功課但其心最動一切壞事皆從動處得來其患不小今自館課之外強使習靜靜中有所見解即筆於書不論時學古學有理無理逐日務要有所筆記或亦治病之一法歟每日用一香綫工夫爲此餘則不爾責也即如和尙逐日責令記功課簿原爲用過之

功不棄置也然彼竟如胥吏造文案簿一登簿冊不復措意則與不登簿者何異今使日逐以所讀之書與文作何領會劄而記之則不致於漫不經心且其所記雖甚平常畢竟要從義理討論一番則文字亦必易於長進何憚而不為乎劄記之功日逐可以自省此心如活水泉源愈汲愈新置而不用則如山徑之茅塞矣

家書二

古人重家學蓋意之所在有非語言文字所能盡者漢書未就而班固卒詔其女弟就東觀成之當憲宗時朝多文士豈其才學盡出班姬下哉家學所存他人莫能與也大儒如馬融豈猶不解漢書文義必從班姬受讀

此可知家學之重矣後世文章藝曲一人擅長風流輒被數輩所謂弓冶箕裘其來有自苟非天稟之材不致遽失其似者也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爲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至論學問文章與一時通人全不相合蓋時人以補苴襞績見長考訂名物爲務小學音畫爲名吾於數者皆非所長而甚知愛重咨於善者而取法之不強其所不能必欲自爲著述以趨時尚此吾善自度也時人不知其意而強爲者以謂舍此無以自立故無論眞僞是非途徑皆出於一吾之所爲則舉世所不爲者也如

古文辭近雖爲之者鮮前人尚有爲者至於史學義例校讐心法則前人從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標著之名愛我如劉端臨見翁學士詢吾學業究何門路劉則答以不知蓋端臨深知此中甘苦難爲他人言也故吾最爲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而吾於心未嘗有憾且未嘗不知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時趨之中不無僞託而幷其眞有得者亦忽之也但反而自顧知已落落不過數人又不與吾同道每念古人開闢之境雖不知歿身之後歷若干世而道始大行而當其及身亦必有子弟門人爲之左右前後而道始不孤今吾不爲世人所知餘邨虎脂又牽官守恐未能遂卒其業爾輩於

斯獨無意乎

家書三

子女之生必肖父母雖甚不似而必有至肖者存此至理也學問文章亦有然者吾於古文辭全不似爾祖父然祖父生平極重邵思復文吾實景仰邵氏而媿未能及者也葢馬班之史韓歐之文程朱之理陸王之學萃合以成一子之書自有宋歐曾以還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於鄉黨祖父獨深愛之吾由是定所趨向其討論修飾得之於朱先生則後起之功也而根底則出邵氏亦庭訓也吾於史學貴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圓求備有同類纂祖父嘗辨史記索隱謂十二本紀

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諸語斥其支離附會吾時年末
弱冠即覺鄧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陰陽老少爲非特
未能遽筆爲說耳又十五六歲時嘗取左傳刪節事實
祖父見之乃謂編年之書仍用編年刪節無所取裁曷
用紀傳之體分其所合吾於是力究紀傳之史而辨析
體例遂若天授神詣竟成絕業祖父當時亦詫爲教吾
之時初意不及此也而不知有開於先固如是爾吾讀
古人文字高明有餘沈潛不足故於訓詁考質多所忽
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初亦見祖父
評點古人詩文授讀學徒多闕郵塾傳本膠執訓詁不
究古人立言宗旨猶記二十歲時購得吳注庾開府集

有春水望桃花句吳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祖父抹去其注而評於下曰望桃花於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縣邈吾彼時便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後觀書遂能别出意見不爲訓詁牢籠雖時有鹵莽之弊而古人大體乃實有所窺爾輩於祖父評點諸書曷細觀之

家書四

夫學貴專門識須堅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須與精神意趣相爲浹洽所謂樂則能生不樂則不生也昨年過鎮江訪劉端臨教諭自言頗用力於制數而未能有得吾勸之以易意以求夫用

功不同同期於道學以致道猶行遠程也數休其力而屢易其肩然後力有餘而程可致也攻習之餘必靜思以求其天倪數休其力之謂也求於制數更端而究於文辭反覆而窮於義理循環不已終期有得屢易其肩之謂也夫一尺之捶日取其半則終身用之不窮專意一節無所變計趨固易窮而力亦易見絀也但功力屢變無方而學識堅定不易亦猶行遠路者施折惟其所便而所至之方則未出門而先定者矣

家書五

宋儒之學自是三代以後講求誠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則於學問文章經濟事功之外別見有所謂道耳以

道名學而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則守陋自是枵腹空談性天無怪通儒恥言宋學矣然風氣之盛則村荒學究皆可抵掌而升講席風氣之衰雖朱程大賢猶見議於末學矣君子學以持世不宜以風氣爲重輕宋學流弊誠如前人所譏今日之患又坐宋學太不講也往在京師與邵先生言及此事邵深謂然廿一史中宋史最爲蕪爛邵欲別作宋史吾謂別作宋史成一家言必有命意所在邵言卽以維持宋學爲志吾謂維持宋學最忌鑿空立說誠以班馬之業而明程朱之道君家念魯志也宜善成之然邵長於學吾善於裁如不可以合力爲書則當各成一家略如東漢之有二謝司馬

諸書亦盛事也但恐不易易耳爾輩此時講求文辭亦不宜略去宋學但不可墮入理障蹈前人之流弊耳五子遺書諸家語錄其中精言名理可以補經傳之缺而意義亦警如周秦諸子者往往有之以其辭太無文是以學者厭之以此見文之不可以已也但當摘其警策不妨千百之中存其十一不特有益身心即行文之助亦不少也

家書六

人之才質萬變不同已成之才推其何以至是因而思所效法道亦近矣然有不可據者不容以不察也觀前輩自述生平得力其自矜者多故爲高深如戴東原言

一夕而悟古文之道明日信筆而書便出左國史漢之上此猶戴君近古使人一望知其荒謬不足患也使彼眞能古文而措語稍近情理豈不爲所惑歟其有意主勸誘來學而言之太易者亦須分別觀之惟聖賢教人亦有至平近者如孟子教曹交即於徐行疾行求堯舜之道矣有自諱初習之陋而以後之所得一似生知之者如都門有先達擅時文名其先實學墨裁而後取法先正因絕口不言前業雖固亦無傷未免使後學之已誤所趨者不知其道尙可變也又有天姿之高不盡由於學力而意之所主自足成家惟嫌天姿不足爲訓遂舉生平所得強歸功於所主之說而不知其所以得者

不在此也是又不可不因人而別其言也如吾所得亦不自解二十歲以前性絕騃滯讀書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學爲文字虛字多不當理廿一二歲駸駸向長縱覽羣書於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而輒當人皆謂吾得力史通其實吾見史通已廿八歲矣廿三四時所筆記者今雖亡失然論諸史於紀表志傳之外更當立圖列傳於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此皆當日之舊論也惟當時見書不多故立說鮮所徵引耳其識之卓絕則有至今不能易者但悔向來不察往往以此概人不能皆合每見少年十五六時文理粗

通或讀書多而能識便覺遠勝於吾不免深爲期望欲其十倍增益而不知廿歲以後不但不能勝吾且遠遜吾者甚多乃知吾之廿歲後與廿歲前不類出於一人自是吾所獨異非凡人生過廿歲皆可一日而千里也汝弟兄廿歲前之所業校吾當日皆似勝之廿歲後不能如吾則所謂勝吾者不足喜也至吾十五六歲雖甚駃滯而識趣則不離乎紙筆性情則已近於史學塾課餘暇私取左國諸書分爲紀表志傳作東周書幾及百卷則兒戲之事亦近來童子所鮮有者豈以是故遂不妨於開悟稍晚邪故吾近日教人用功不爲高論異說知人之所具才質不可一例限也惟歸其要於識趣則

嘉業堂刊

自閱歷之言差覺信而有徵爾輩宜自辨之

家書七

名者實之賓猶文者質之著也無質不可以言文而初學爲文者未必具也則先學爲文以求致乎道亦未始非學者之進業也務實不可以好名而初學入德者未必能也則姑循其名以漸致其實亦未始非教者之善誘也邵先生嘗舉黃棃洲言好名乃學者之病又爲不學者之藥吾當時頗不爲然今知黃氏之言良有味也因憶吾生二十許歲亦頗好名彼時祇以己之所業欲得人贊賞爾尚不至舍己之長徇人所好以干譽也後見鄉曲儇子好名有甚愚者誦拾名數以炫侈博幾於

冬月握冰盛夏擁火勞苦倍蓰於人而究其所得毫無端緒已可憐矣而名心所激恐人輒已猜嫌疑畏至於草木皆兵舉動乖張似喪心者一時舊交故友莫不苦之吾於是惕然知戒以謂好名流弊乃至於此故常爲之說曰好名之甚必壞心術又曰好名之心與好利同凡好名者歸趣未有不俗者也邵先生亦頗善吾言與黃棃洲說常並稱之令思天下之人中才爲多勉以力學猶未能從更不許其好名則彼未知學中旨趣將爲吾何樂乎爲學是欲戒好名而先令惰學也此亦吾以後之所得忘其先事不免期初學以過高也但好名亦自宜別盡其所當爲而無所矯飾雖欲人之知而贊賞

可也有意術人而不自求其有得則終身無入德之階矣和尚天質可進之於學古而彼不甚樂正坐不好名之故也夫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俗師言登第之難也夫於牛毛之中得稱麟角豈不榮甚但以登第視未成名登第爲麟角矣以學問文章知名傳世之業較之則登第又如牛毛而知名傳世爲麟角矣昔朱先生言傳世以時文爲最輕科第以狀頭爲至貴然自有明至今時文中如王唐歸胡金陳章羅熊劉二方諸家名氏人皆知之而三四百年中狀魁名氏未有能熟憶者夫以狀首之貴不敵一時文之名況進而學問文章又遠出時文聲名百倍乎以此而求有出於人豈不較彼沾

沾一科第者隔天淵耶況彼之所求固未必得而從事於此未必不得得之而爲名進士名翰林亦視世之所謂翰林進士加一等矣此吾自悔向來立說過高故爲爾輩開示及此可不勉體吾言歟

雜說上

夫書法之妙藝林爭重後人追溯惟謹臨摹臨則離形而得似摹乃撫蹟以追神要皆心具鑪錘思通曲折然後生同春煦妙析秋毫苟神妙難追臨摹乏術欲存故蹟無踰雙鉤雙鉤者原於飛白而不自爲主略同撫摹而不運其筆兩面夾描中虛若罿雖使不知書者細意鉤之可使神明絕藝纖渺無遺文章之道亦如是也鍾

王不世出而雙鉤不絕於天下則謹守故蹟以待神明於鍾王之法者變而通焉左馬不世出而掌故不絕於天下則整齊故事以待神明於左馬之才者筆而削焉此則自然之理也乃今之言書法者不廢雙鉤而矜文章者恥言掌故動以作者自命不肯謹拾聞見以待其人是猶不能書者見元常之巧妙窺逸少之雄奇而思奮筆追蹤以謂變化由我也其不同於畫墁也者亦幾希矣

夫禮失者常求諸野文勝者必反於質雙鉤不擅書名而書賴以傳文家必欲文名而眞文喪矣吾於文章一道存雙鉤之意者得二家焉一爲竺國之經律一爲官

府之文移夫其語必疊謎字無單著寧周復而存質無徑省以趨文苟無左馬之才而欲當前情事如風可捕似電可蹤文人竭力追摹不若彼二家之自然無失者矣原彼二家創斯體例聿求情理豈無由竺國經律本出西域梵書白馬東來華言譯受名諱祕密例故不翻若取波羅揭諦菩提薩哆之類凡未及翻者對音洛誦初不辨其云何至於譯文周而所謂無上妙覺真實不虛等語乃是循繹漢文迺其義意云爾本質不如是也使不周詳複折則言語尚不可通況文理乎至於官府文移所以約束期會敷政出治苟無定式則事必擾亂莫知適從是以字有隸書文稱刀筆隸書取其簡易

刀筆明其判決文字重規疊矩不可一字游移如官曰官員吏云吏典田稱田畝房作房間亦已不憚繁矣至於錢穀則冊明四柱舊管一新收二開除三見在四刑名則勘疊三重刑部三覆奏文俱重疊此皆有似雙鉤復而不厭苟使才人飾以黼藻文士加以琢雕則施之有政達於其事必有窒礙而不可行者矣嗟乎所貴文章貴乎如其事也乃文士興而事實亡以為才不及乎揚亦思彼笠國經律與夫官府文移不必才者而後能也所患知有文而不知所以為文譬若畫史徒善丹青而不必肖所圖者之形象矣

雜說中

嵇生賦琴從椅梧而詳及高岡馬君賦遂由竹筍而先徵幽谷雖曰數典窮源亦覺萬物本天不免從同賦六台矣先輩縱有沿流後學未宜效也六朝習尚爭以郡望相高記傳用之全乖史法其有史官撰碑文士銘墓叙人姓氏亦必排偶其辭溯厥淵源追所自出莫不上追三五下逮春秋采摭成文鋪敘端委其爲繁複豈特梧岡筍谷而已哉夫封建罷爲郡縣姓氏合而不分至於上古名號春秋國族並於譜牒之書詳其授受如張爲晉族李出皋支自世本以降久有明文則張李千載著稱直書自見今爲之文者必援絳翼舊都庭堅故號如類書之記典實策士之疏記誦豈惟載薪荻以御車

亦見積塵垢以盈篋者矣
春秋比事屬辭必徵其類詩人抑揚詠歎則興於物文雖淺近旨實閎深孟子窮舍牛之心可以推恩反本史遷徵伯夷之怨極於盜跖顏淵比類參觀甚資啟悟一隅三反文章不可勝用矣夫義理精微疏而剔之恐人昧而不知也情事顯白指而示之恐人習而不察也要必有爲而發則指月可以示人如其無病而呻雖拙蒲何益亡子邪每見文士效顰無端生慨如敘婦女貞節必痛斥鬚眉丈夫述韋布綱常必力詆金貂卿相傳微賤名義必苦訾詩禮名儒以謂彼望重而不免隨流此責輕而竟能樹立因而歌且蹈足憤至裂眥君子觀之

不免干篇一律貌雖似於古人義實流於浮泛歌哭雖殷悲喜何有哉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論語曰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天物之大品類之繁此宜有而弗有彼當然而不然何可勝道比如山海生植雲霞變幻事雖奇詭理實尋常偶舉為證於理無傷必欲歷歷數之則何可盡也昔歐陽詠歎李氏懲二臣也柳子激讚宋清悲窮途之無與援也莊生歎畏申屠表德充之符也無莊生與歐柳之意而但取婦女市儈殘疾之人以衡天下之名教且謂於是寄感慨則感慨不可勝用矣有病風者索居一室怒駡不休或問其所仇毒則曰余拙言辭恐遇侮而口不給也茲固貯蓄以備他日需爾若他人

之感慨其殆貽書詠泣以備他日之需者歟近見文士爲人撰宗祠義學規例序端每曰肆駡世人不知睦族與勉人進學以反覩之真惡習也又韓昌黎作柳子厚墓誌敘其與劉禹錫交誼至欲以柳易播因痛詆當日交情反覆落坑穽不救反擠之又下石等語亦有所爲而發文亦激昂盡致後人不解其故而但賞其文亦開肆酒駡座無病而呻之漸

雜說下

古文之目始見馬遷名雖託於尚書義實取於科斗古者稱字爲文稱文爲辭辭之美者可加以文言語成章亦謂之辭口耳竹帛初無殊別春秋傳曰辭不可已易曰指遠辭文夫鄭相門宣叔向稱爲輯懌則言語成章可爲辭也文周繫易夫子贊辭爲文則嘉尚其辭乃爲文也未有以所屬之辭卽稱爲文於文之中又稱爲古

者也

自東京以還訖於魏晉傳記皆分史部論撰沿襲子流各有成編未嘗散著惟是騷賦變體碑誄雜流銘頌連珠之倫七林答問之屬凡在辭流皆標文號（後世始有文苑傳魏文典論有論文篇摯虞有文章流別而碑文祭文皆以文名其類實繁西漢如司馬相如封禪文亦後人改題本傳稱書不稱文也）於是始以屬辭稱文而文苑文選所由撰輯彼時所謂文者大抵別於經傳子史通於詩賦韻言斯則李苑姚粹猶沿其例覆檢部目可得而言者矣（李苑指李昉文苑英華避上句文苑也上句文苑乃指梁時文苑在文選之前姚粹乃唐文粹）

文緣質而得名古以時而殊號自六代以前辭有華樸體有奇偶統命為文無分今古自制有科目之別士有

應舉之文側必隨時體須合格束縛馳驟幾於不勝於是吾衰誰陳太白慷慨於大雅於今何補昌黎深悲於古人玉溪自恨於幕游劉伉希風於作者師曾之矯崑體永叔之謝楊劉自後文無定品俳偶即是從時學有專長單行遂名爲古古文之目異於古所云矣

宋元經義明代始專策論表判有同兒戲學者肄習惟知考墨房行（皆四書文）師儒講求不外蒙存淺達（皆四書講義）書閒有小詩律賦駢體韻言動色相驚稱爲古學即策論變調表判別裁亦以向所不習名曰古文斯則名實不符每況愈下少見多怪俗學類然充其義例異日科舉成文改易他制必轉以考墨房行爲古文矣（凡著述當稱文辭不當稱）

古文然以時文相形不妨因時稱之

胡虔氏曰文字古有二訓依類象形謂之文此文字之文也青與赤謂之文五采備曰文此文質之文也其以文質之文爲贊言辭之美者易之旨遠辭文左傳之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皆是也則文字乃虛字不過與辭輯辭懌之輯懌相等耳魏晉以來以辭章爲文單稱曰文不與辭字相屬竟作實字用矣此亦徇俗而昧初義之失也

章氏遺書卷九終